

刘丹岩 高清海 著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18 2035 1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刘丹岩 高清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2638/23
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刘丹岩 高洁海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4 1/8 字数 83,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2074·88

定 价：(7) 0.36元

封面设计：任 意

出版者的話

這本書是由三篇論文匯編而成的，其中劉丹岩同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區別和聯繫”和高清海同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曾同時在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7 年第 1 期上發表過，而劉丹岩、高清海同志合寫的“再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則是他們在東北人民大學 1957 年 7 月的科學討論會上的報告，沒有發表過。第二篇論文在這次出版時由作者作了若干修改。

這三篇論文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並從各方面論證了歷史唯物主義應該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獨立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學的問題。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哲學的問題，哲學界存在着針鋒相對的見解。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開展爭鳴是有必要的。我們出版這本書，就是希望能夠對推動爭鳴起些作用。

目 录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区别和联系刘丹岩 (1)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哲学与社会学的統一和分化高青海 (17)

一 哲学对象的变化。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 (18)

二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形成 (38)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与哲学变革的完成 (58)

四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 (75)

再論辯証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刘丹岩 高青海 (103)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刘丹岩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論，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或宇宙觀。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論，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觀。这在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中本来是早已明确了的問題。

但自“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只是由于在那本書里为了說明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論基础，也即是說明共产主义的理論基础，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作为一节并且处处結合起来叙述，許多人竟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門科学之間的界限給模糊起来，甚至混合起来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学校的教学大綱中，或者在各种論著中，在同一个大綱或論著中，竟都是这里一会儿說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又一会儿說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人为了避免这种显然的邏輯混乱而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門的說法。在专講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在标题上，不是說当做科学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說历史唯物主义

是科学。到底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科学，一般都不明确提出来，虽然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时也不能不与先前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或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在学校的教学组织上，尤其是在课程组织上，一般都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的，这就更容易把二者之间的正确界限给模糊起来。这就比较普遍地造成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这就既不能确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又在形式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而，在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在社会科学各系就落到与自然科学各系一样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只当做与辩证唯物主义一起的一门政治理论课来学习，而不是把它看做是社会科学各系的一门基础课来学习，特别是历史系也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个专业来学习（我们都知道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系，既是一门基础课，也是当做一门专业来学习的）。而且，把两门科学混在一起，又无形地减少了这两门科学的教学时间。所有这些现象，难道不都是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看所引起的后果吗？

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一部分的看法，是既歪曲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又歪曲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无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以及对于其它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把两门科学混同起来的看法和做法，与把它们割裂开来的看法和做法，是同样错误的。

因此，实事求是地澄清并改变这种混乱现象，正确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现在

是不容再为推迟的事情了。

最近，我們哲学教研室的高清海同志写了一篇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論文，他着重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来闡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應該从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分化出来。現在，我这篇文章，将着重从糾正对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曲解和对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关系或內在联系的闡明两个方面来加以論述。

首先，讓我們从曲解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們先从引起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門科学混乱現象的苏共党史說起。苏共党史之所以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并且处处結合起来論述，那只是因为这两門科学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理論基础。在这里，在这个题目下，这种形式是正确的。但把这种形式固定起来并且因而把它們当做一門科学，那就錯了。其实，就在那节文章里，也并未在实质上混淆了这两門科学。在文章里，明明只說“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觀”^①，也明明說“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現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②，又明明說“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現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6 頁。

② 同上。

准确科学”^①。而且，在論辯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特征的时候，又是特別明确地說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以与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其实，只要我們深思一下，有哪一門科学不需要应用辯證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呢？哪能因此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哲学或哲学的一部分呢？另外，在这一节的前一节中也明明說“他們(指那一部分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从两方面同时开展‘批評’，既反对馬克思主义底哲学理論基础，即反对辯證唯物主义，又反对馬克思主义底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②我們真不了解为什么人們都不注意这些內容实质，而仅从表面形式上来曲解問題呢！

然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們还是設法想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其它經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他們于是就引証列宁的“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那篇文章，以为列宁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到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我們認为，首先，列宁的这篇文章，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說的，是为了要說明“馬克思底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問題。他的学說是直接繼承那些偉大的哲学家，政治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学說而起的”^③，因此，着重点是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不是其組成部分。在这里，組成部分乃是配合着来源而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0 頁。

② 同上書，第 132 頁。

③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0 年中文版，第 69 頁。

談的。顯然地，馬克思主義的來源是永遠確定不變的，而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則是隨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着的。因此，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應該把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給僵化起來，尤其是不應該把它永遠不變的固定下來。其次，就是那時，列寧在這篇文章中，也並未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只是指出了由於馬克思把哲學唯物主義貫徹於人類社會的認識，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才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成為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謂予不信，除請查列寧那篇文章的原文外，還請看列寧的其它著作。

列寧在“卡爾·馬克思”那篇文章中說：“馬克思認識了舊唯物主義那種不徹底性，不完備性和片面性以後，就認為必須‘使社會科學適合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並根據這個基礎來改造社會科學’。”①在“論馬恩通信集”一文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注意，他們對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方面。”②在“做什麼？”一文中說：“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制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③特別是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

①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3—24 頁。

② 同上書，第 57 頁。

③ 同上書，第 118 頁。

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篇文章中，曾經詳細地闡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的見解。为了加深这方面的認識，讓我們把他的話摘要录下。他說，“社会学中这个唯物主义思想，本来就是英明的思想。当然这暂时还会是一个假設，但这个假設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严格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假設。”① “这个假設也是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高度。”② “这个假設之所以第一次造成了使科学社会学出現的可能，还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結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結于生产力高度，才給了坚固根据来把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沒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社会科学。”③ “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④ “自‘資本論’出現以后，唯物史觀已經不是什么假設，而是已用科学方法証明了的原理；……唯物史觀始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⑤ 列宁在这里所講的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我們認為列宁的这些話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是客观真理，除非有人能够用事实証明列宁的这些話是說錯了，那就不能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97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第98頁。

④ 同上書，第99—100頁。

⑤ 同上書，第100頁。

或历史学来看，就不能說它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或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門。

可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們也曾到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們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就是由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組成的，而且这也正与列宁所說的馬克思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相符合。但是这也只能瞞过那些未認真讀过“反杜林論”的人。因为，凡是讀过“反杜林論”的序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体系原是杜林的体系，而并不是恩格斯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初版序中說：“……我才能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論被装成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終实际成果。所以就必須联系这个哲学体系去考察这一理論，这样就必須分析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因之也就不得不跟着杜林进入他縱談天下所有形形色色事物，甚至比这还更广泛的領域中。……这書虽并不抱定目标，要以另一个体系去与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应当希望讀者不会略过我所提出的各方面見解之間的內部联系。”^①而在第二版序中則更为明确的指出：“本書所評論的杜林先生的‘体系’，包括非常广泛的理論領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对抗他的見解。因此消极的批評轉变为积极的了，論战轉变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証方法与共产主义世界觀的多少連貫的叙述——而这一个叙述是包含了十分广泛的知識領域的。”^②这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 頁。

② 同上書，第 4—5 頁。

本書的內容，則是在哲學部門中包括着道德及法的問題，而在社會主義部門中才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這樣，顯然地，我們不难看出，“反杜林論”里的三個部分與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會是怎樣的一種相符合了。同時，也不難不更深刻地認識到列寧是怎樣地聯系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來提及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希望我們今後在馬克思主義的闡明中再不要把列寧在一定條件下所敘述過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那種說法凝固地，僵化地，到處永久不變地搬用吧！

由於以上的闡明，可見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或一個獨立部門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是毫無根據的。而相反的，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即唯一的科學的社會學則是顯然有據的。

其次，讓我們再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關係或內在聯系方面來進一步地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一般地說，是一個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問題，特殊地說，則是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問題；而在這個問題的根底上，則橫亘着一個一般與個別的關係問題。

從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來看，在人類認識和科學發展的初期，只有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着哲學概念在內。後來，隨着各種實證科學的發展，首先是各種自然科學的發展，就一方面是用越來越多的科學從沒有分化的科學中分化出來，而另一方面則是哲學力圖成為科學的科學，力圖把各種科學都納入哲學體系之內（抱有這種企圖的學者，最大的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就是黑格爾）。這就造成了哲學和科學的對

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當時哲學科學發展的成果，在革命的實踐中，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從而把對自然和歷史的實際認識的各種科學，同時的也是最後的從哲學中驅逐出去，也就是使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也只有這樣，才能把哲學真正地變成建立在各種實證科學基礎之上的一門總結各種科學的成果和指導各種科學發展的科學的宇宙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的獨立的科學。這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總結了以前的哲學和科學並向前發展了科學和哲學，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社會學，奠定了各種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從而才終結了哲學與科學的對峙，終結了過去的哲學，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打下了把哲學真正地變成科學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獨立的哲學隨着實際之敘述而喪失其存世之媒層。出而代之者不外是由人類之歷史的發展之觀察所抽象出的最普遍的諸成果之綜合。這些抽象離開了實際的歷史，那單獨地是全無何等價值的。”^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近代唯物主義，本質上說來都是辯證的，而再不需要任何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既然對於每一個別的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們闡明自己在事物的以及我們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之中的地位，那麼關於它們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變成多餘的了。這樣從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群益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55 頁。

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其它一切都归属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之中了。”①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历史领域给了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正如对自然界方面的辩证法观点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无用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今无论在哪方面的任务，都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本身中去发现这种联系。这样，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就只保留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而仅仅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法则的科学……。”②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着重指出了：“唯物论，象唯心论一样，也经过了一些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内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论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应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起，在这里对唯物论的发展也就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③

那么，究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地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并打下了把哲学真正地变成了科学的基础呢？这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呢？这乃是我们所要着重阐明的问题。

我們都知道，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内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4 页。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8—69 页。

③ 同上书，第 28 页。

核，把它放在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把整个宇宙看做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无限发展过程，同时也把人类社会生活看做是这个自然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們也知道，馬克思的辯証法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的玄思的辯証法，而是把辯証法看做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維活动所共同具有的客观发展規律，而是看做思維的辯証法不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辯証法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因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务并不是从头脑中制造一种辯証法，把它加在自然和人类生活上，而是借我們头脑之助从自然和社会中把它揭露出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辯証法的看法，这就給彻底地把唯物主义貫徹于一切認識領域之中造成了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研究了人类認識发展与人类实际生活发展的关系，这就同时既創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說，又創造了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学說。正如列宁說“資本論”的出現把历史唯物主义由假設变成了科学的社会学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也就把辯証唯物主义由假設变成了科学的哲学。

显然地，沒有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反之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也不会証实和完成辯証唯物主义。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是互相生长和互相依存的。从思想方面看，辯証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而从实际方面来看，則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清算他們思想（也就是确立他

們的思想)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在內容上絕大部分是闡述他們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因为只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建成他們的辯証唯物主义。这就是說，在实际上，沒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形成辯証唯物主义，正如在思想上，沒有辯証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創立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因为，完备的科学的哲学，或者說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而是同时也必須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同时，科学的哲学思想，不仅應該貫徹于自然界，而且同样地也要貫徹于人类历史。因此，既不可能設想，一个辯証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可能設想，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辯証唯物主义者。这就不难明白，列宁說赫尔岑“接近辯証唯物主义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該有多么正确和透彻了。

在理解哲学和历史的关系时，当然我們可以料想，在沒有人类社会以前，宇宙就早已存在着和发展着了；并且也可以設想，就是将来人类社会不存在了，宇宙还是存在着和发展着。但是如果沒有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人类对宇宙的各种認識，也就沒有科学和哲学。而且，这种認識的发展，也是直接依賴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認識之是否正确，也只有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才能判定。因此，在認識論的領域中是一点也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而且，人类社会历史，总的看来，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在有了人类社会生活之后，自然和历史彼此就互相作用着，开始是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大些，邇后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作用于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这就是說，人不仅是能够認識世界的，而且

还是能够改造世界的(双方也都包括人自己在内)。因此,当前无论对于认识世界来说,抑或对于世界本身的发展来说,都是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此,任何科学理论,绝不能脱离历史实践。这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的发现,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精髓,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曾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的宇宙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其中心思想就正在于此。

让我们再从现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门科学各自的具体内容来检查一下,就会更具体地看出二者是如何地在具体内容上互相渗透着和互相制约着,并且在其发展中又是如何地互相推进着。

从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来看,首先,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就必须是概括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人类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内的。其次,在谈到人的意识和思维的时候,就必须阐明人的意识和思维,不仅是物质的产物,而且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即首先是劳动生产的产物。在谈到认识问题时,如果离开人类社会实践,那是任何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说明人类各时代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才能合理地理解他们,并对之加以合理的解决和发展。至于辩证法既是概括自然、社会和思维都在内的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普遍发展规律,当然就不能置人类社会实践于不顾,尤其是因为越是高级的复杂的运动形态,就越显露地揭示着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性质。这就充分表明了,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离开科学的社会学,就不能有科学的哲学。

再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看，显然地，沒有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有对于社会生活的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可以说正就是辯証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形态。辯証唯物主义，正是象一条紅綫一样贯穿于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說之中的（当然也同样地贯穿于其它科学之中）。由于这方面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由于我們所要着重闡明的问题是辯証唯物主义怎样地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那一方面，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怎样地依赖于辯証唯物主义这一方面，因而对于这一方面就不再多加論証了。

由此可見，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联系的（但切不可庸俗地把不可分割理解为就得把它們放在一起才算是不可分割）。这种联系，并不是把它們分开来所能割断或把它們合起来所能增强的。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并不等于說它們之間的联系因此就隔絕了或疏远了。这种区别，正是为了确切地弄清它們之間的关系，不使它們之間的关系弄得混乱。因为，事实上，只有把它們正确地合理地区别开来，才能把它們正确地合理地联系起来。只有真正清楚地区别开来，才能真正密切地联系起来。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統称之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乃是混淆它們之間的真正关系，乃是用主觀的、人为的、形式的、外部的联系去代替它們自身所固有的客觀的、真正的、实質的、內在的联系。那样做，势必混乱科学之間的界限，混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阻碍哲学和社会学各自发展为独立的科学，阻碍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势必

同时降低在科学发展上彼此互相促进的作用，甚至影响整个馬克思主义科学的向前发展。由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现在正在蓬勃地向前进展着，我們也必須同样地把馬克思主义科学推向前进。但是象现在这种对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流行的看法，乃是一种把馬克思主义拉向后退，向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退去的看法。因此，我們必須彻底清算和糾正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使我們的科学得以沿着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正确道路向前推进。

最后讓我們再引証日丹諾夫在苏联“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来結束本文。日丹諾夫在批評“西欧哲学史”的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学，在質量上与所有以前的、包括进步哲学体系在內的，一切哲学体系不同的哲学”^①，和批評作者“不闡明从馬克思起开始了哲学历史上一个完全新的时期及第一次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事实”^②时，曾正确地指出：“在历史过程中，不仅对于某些哲学問題的观点起了变化，而且問題的范围、整个哲学研究对象都在經常变化着，这是与人类認識之辯証本质完全符合的，而且应当是每个真正懂得辯証法的人都明白的。”^③同时又指出：“哲学发展的特点就在于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識的发展，从哲学中逐漸分化出各种实証科学。因此，由于各种实証科学底发展，哲学的范围不断地縮小了（順便說一句，这个过程直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 頁。

② 同上書，第 7 頁。

③ 同上書，第 5—6 頁。

到現在還沒有完結)。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縛下解放出来的过程,無論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① 日丹諾夫所說的这些話,无疑地是真实的和宝貴的。可惜这些話到現在尙未引起我們哲学界予以足够的注意。

(1957年1月12日完稿)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頁。

論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統一和分化

高 清 海

这篇文章的主要論点，是認為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当包括在哲学之中。这个論点，早在很久以前，刘丹岩教授即已在本校哲学教研室提出了，本文就是在这种启示下經過研究写成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辯證唯物主义之間的关系問題，人們都习惯于这种說法：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論；辯證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維发展的最一般的規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辯證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是辯證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現象上的应用；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底哲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論基础，是共产党的世界觀。

“历史唯物主义是辯證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現象上的应用；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底哲学”——这是無論在現在通用的教科書中，或是在一般科学論著中，几乎为大家所公認的原理。

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呢？是否真实地反映出了辯證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内容之間的固有关系呢？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从整个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来对这个問題，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 哲学对象的变化。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①

科学認識的日益专门化，是認識发展的特点之一。人类認識的分化过程，同时是認識的深化过程；認識的这种分化和深化发展，就表现在科学的分化上，表现在日益增多的新的科学部門的建立上。科学認識的分化，产生着諸科学之間的相互关系，同时，科学認識的发展，又必然不断改变科学之間的原有关系。在任何时候，科学之間的关系，都是科学内容借以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

从这一意义說来，科学之間的关系，只不过是科学内容相互之間的內在联系的表现，并且，随着内容的变化，科学之間的关系也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关系。我們就从这个观点出发，試考察一下人类全部認識的发展。

原始宗教，是人类最初認識的萌芽，是人类对自己所感知的世界进行解釋的一种原始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把自然人格化了、神秘化了，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主观見解；并且，在这种見解中，也还确乎是溶化着一些片片断断的

^① 这里所說的“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系指哲学和哲学以外的其他各門科学的历史关系。为了說明簡便起見，以下对哲学以外的科学部門，均簡称为“科学”。

有用的知識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人类認識的进步,以后便出现了人类最初的科学知識的萌芽。这个科学的萌芽,在一切国家中,几乎都是作为原始宗教的对立物而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我們通常所称呼的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

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出現,实质上就意味着人类科学的开始产生:就它的理論說,固然是幼稚的,并且也不乏虚构的想象的东西,但整个說来,其中却蘊藏着各种不同的科学認識的契机。

就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来看,它是一种企图探寻宇宙万物的統一根源为何物、以及这个統一根源如何表现为各种現象的学說,因而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宇宙觀的理論。并且,由于在这种学說中,明确地肯定了万物的統一根源就存在于我們所感知的世界自身之中,認為世界自身就是世界的原因,所以这种宇宙觀还是一种原始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觀。

但是从这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宇宙觀的表现形式來說,采取的却是与各种具体科学的胚胎結合在一起的形式。在一个自然觀、宇宙觀中,綜合着各种不同的科学知識的幼芽,这是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本質。古代的人認為,从世界自身去寻求万物的統一根源,这就意味着要在世界的現象中找出一种或数种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元素来,而以此作为世界現象多样性的統一的基础。譬如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認為这种根源是水,有的認為是空气,有的認為是火;还有的人認為这

种根源不止是一种元素，而是火、空气、水和土等四种元素等等。他們的具体說法虽各不同，他們的精神实质却是一个，这就是認為世界的根源应当在世界自身中去寻找。从他們解决这一問題的出发点來說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們的解决却也不免是幼稚的。世界以自身为根源，这意思只是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世界上各种存在的現象的內在相互依賴性为根源的，这决不意味着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从一种或数种始源現象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存在物或数种存在物，怎么能够产生出这个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現象呢？把世界的多样性归結为一种或几种基本元素的存在，它的基本现实意义，主要是在于从各种現象的物理构造方面 探尋物质現象的內在联系。因而，从这一方面解决世界的根源問題，实质上就已經超出了世界觀的領域，而进入具体科学的領域了。在这种解釋中，他們不仅提出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問題，也提出了生物学和社会学の問題。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对这許多問題，他們当然不可能一一給予完滿的說明，而只能予以詩歌式的幻想的解釋。

但是，在古代認識的发展中，其中某些問題，也曾在这渾然一体的知識体系中，逐漸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例如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属于生物学范疇）等等，就是这样的。古代希腊的偉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謨克利特，就对物理学、动物学有过專門的比較具体的研究。不过当时在人的認識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科学分类。

所以，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不仅是人类最初的世界觀的萌芽，同时也是人类最初的各种具体科学的萌芽。正因为

如此，我們把原始的唯物主义从它的本质上看作是人类科学的萌芽(包括哲学科学在内)，并不是过份的。

象这种渾然一体的把世界观与具体科学結合在一起的情况，应当看作是人類認識发展的一个必經阶段。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們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們面前首先呈現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錯綜之图画”^①。这种統一的整体的图画，就是单纯凭借于直观和思考，也是可能发现的。当人們还没有进入到研究世界整体的各个特殊部分或方面、而物质生活条件和認識发展的水平也没有可能讓人們进行这一种研究时，从人們对世界的深思熟虑中所着重提出来的問題，必然首先是有关世界整体方面的，而不可能是个别的特殊方面的問題。而在关于世界整体方面的問題中，首先使人想到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究竟从何产生的呢？它們以什么为其統一的根源呢？但同时，当着人們的科学認識还没有深入到世界現象的特殊性之中、还没有从对特殊性的研究中把握到各个現象的内在联系时，人們对自己提出的問題的实质，也必然是不能了解的，更不可能予以完全科学的解决。人們根据日常經驗中见到的一个現象总是由另一現象产生的事实，就認為所謂世界的根源，就是直接或間接产生世界上一切現象的始源現象，这样人們便把世界的根源这一哲学問題和具体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問題混在一起了。当人們依据上述見解去描述世界各种現象的形成时，就不能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 頁。

不以幻想的形式提出各种具体科学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世界观问题和具体科学问题混在一起的人类最初的知識体系。哲学一詞，其最初涵义和现在的理解大不相同，它乃是指“追求智慧”和“爱智”的意思。在这种智慧里，溶化着一切知識的萌芽。最初的所謂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知識的总汇。正是这种缺乏实验科学作基础、哲学認識与科学認識綜合在一起的情况，决定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使得它們只能在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住了世界的整个图画，而不能了解到这一总图画的实在具体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知識总汇的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乃是与具体科学问题混同在一起的关于世界整体的普遍观念；而在人們認識中虽然逐渐区分出了不同的独立的研究问题，也不能不从属于这种普遍的观念而包括在哲学之中。

人类認識的进一步发展，就在于要使这种“知識总汇”内在包含的差别性，逐步地在認識成果中区分为不同的知識部門，以至发展为各种独立的科学。这个認識的发展过程，必然包含下面两个統一不可分的过程：第一，对各种事物的特殊認識，逐渐在这个知識总汇中成长起来，相互区分开来，最后形成各种实证科学；第二，在各种具体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世界观的问题也必然要逐渐被区分出来，最后形成独立的哲学科学。

在古代的認識发展中，也产生了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它虽然更早的从具体科学问题中游离出来了，看来在形式上已形成了世界观的雛形（这是由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的本质以及它与科学对立的特点决定的），但这个雛形也仍然是

唯心主义的联結着当时达到的各种科学知識的幼芽，自成一个体系而与唯物主义对立着。

这就是古代哲学的一般情况。但是，在古代的認識中也并不是沒有分門別类的研究，特别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和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也曾出現了認識的不同門类的区分。只是由于各种区分还处在萌芽状态中，所以总的来說那些独立性的研究問題仍被綜合在哲学認識之中（即和哲学認識混在一起），成为哲学內部的一个分科。柏拉图虽然事实上是把哲学看作知識的統称的，但在他的哲学中已內在的显示了这种知識的区分，譬如他曾区分了辯証学、物理学和倫理学等等部分。他認為辯証学研究概念反映的对象，也就是他視為实在之本質的理念世界；物理学研究感性知觉的对象，即自然界（其中包括物理学和心理学）；倫理学研究意欲的对象、人的道德行为問題（其中包括倫理学、政治学、詩学、修辭学等）。以后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区分作了进一步的正式的分类。他分哲学为理論的与实践的两部分，論理学、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被看作是理論的，而倫理学、政治学等被看作是实践的學問。另外，亚里斯多德又把研究世界根本原理的學問——关于存在自身的學說或形而上学从其他的知識中区分出来，看作純粹的哲学，称为第一哲学，而称其余的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識为第二哲学。这就說明，在亚里斯多德的認識中，已开始考虑到哲学与具体科学区别的問題了，当然，由于認識水平的局限，那些特殊的知識部門事实上並沒有从哲学中分化出去。

从奴隶制崩潰到資本主义产生，就欧洲情况来說，在这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宗教教会与宗

教神学思想的統治。教会壟断着一切，一切都服务于上帝。自然科学的研究，几乎从認識領域中完全被排斥掉了，仅存的則完全从属于教会。哲学沒有独立的地位，被看作是宗教的侍女、論証上帝和宗教教条的工具。这时的哲学对象，从自然界轉移到了抽象的教义、天国，和神学完全結合起来了。在哲学中所包括的部門，也只是那些便于服务于宗教的形而上学、邏輯学、倫理学等少数部門。

中世紀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不是由認識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而是由宗教神学的統治造成的，因而当时也就不存在各个知識部門、哲学与科学之間的关系問題。所有这些知識部門，只存在一种关系：都处在神学的統治之下。

哲学对象的真正改变，哲学对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和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資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相适应的。資本主义的发展以更高的生产发展水平为基础。而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必然要求并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資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內部的生长，从15世紀下半期开始，自然科学首先大踏步地前进了。

自然認識的发展，引起了新的实验科学部門的建立。从研究比較简单的和低級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力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开始，各种实証的自然科学，从原来作为綜合知識的哲学中，陸續分化出来，形成为独立的科学部門。

实验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認識开辟了一个認識世界的新的方面和途徑。正如日丹諾夫同志所指出的：“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縛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①

人类認識运动的秩序基本上依循这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認識的发展史的进程，也是这样的。一般的認識与特殊的認識在相对区分的基础上相互推动的发展着。人們深入于現象内部特殊性的認識，才能提高对于現象的一般性的了解；反之，在有了在一定的一般性的知識以后，又能够推动人們深入于現象的特殊性的認識。認識过程的一般与个别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辯証关系，反映在知識联系的形式上，首先就表现为科学与哲学的分化、科学部門的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組成新的統一关系。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結合，是人們尚未深入于現象的内部、停止于一般个别不分的籠統知識阶段上的認識的表现，这在缺乏具体的实验科学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这种原始結合一方面固然表現着認識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于当时那种条件下也曾在人們关于某些現象个别性质的了解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和启示作用。例如在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許多不正确的虛构，然而确也包含着某些直到后来仍有重要价值的天才猜测。但无论如何，缺乏个别知識基础的一般認識，終究不能代替对于現象的具体認識。适应生产的提高，不但必須推进对世界的一般的認識，也必須加深对世界的个别的具体的認識，不推进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就不会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頁。

得到发展。而由于一般認識首先是以个别認識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在一般知識与个别知識相对分离的趋势下，首要的则是必需摆脱从一般認識中去获得个别事物知識的局限，必須加深并推进对于个别事物的复杂性的具体認識。一般性認識的丰富与提高也正是依賴这一方面的認識的发展的。

很明显，从古代社会那个作为知識总汇的起点出发，人类認識进一步发展的規律必然是这样的：首先是深入到世界各种現象的特殊性的認識中去，使各种具体的知識形成为相互区别的独立科学部門，由于各門具体科学的分化使得原来的“知識总汇”的哲学解体；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原来的世界观知識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門科学所提供的新的内容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哲学科学来。这是人类認識进步中的一个大变革，也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大变革，这个变革不但推动了人們的特殊認識的深入，也把人們关于世界共性、关于世界整体的認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的高度。所以，旧哲学——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之解体，正是科学的哲学产生的前提。

但是，由于科学的发展本身走着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适应科学逐步的发展，哲学的性质也就不是立刻改变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所引起的哲学研究对象、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变化，在資本主义的发展开始以后，仍然经历了下面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15 世紀到 18 世紀。

科学在一千几百年的中世紀“黑暗时期”，由于宗教思想的独断統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古代所創造的那些优

秀科学成果，也大部被遗弃。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初期的问题并不是由哲学中迅速分化出来的问题（当然，某些知识部门还在更早的时候，即在奴隶社会的末期就已开始分化了。这里只是就哲学与科学发展的整个一般情况来说的），而是首先需要积极恢复前人积累的科学成果，搜集事实，整理资料，为科学的建立创立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无论对哲学来说或对科学来说，必须挣脱宗教思想束缚的问题：从教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首先取得生存的权力。

这种反宗教的共同的斗争，使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处在一种携手并进、相辅相行的和谐关系之中。哲学需要科学的帮助，科学需要借助于哲学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不单构成了科学本身的进步，也成为哲学反对宗教的有力武器；哲学上的成就，同样推动着科学的发展。表现着这种哲学与科学未分化的事实的，是当时的伟大科学家，差不多亦同时是哲学家，如哥白尼、加里略、布鲁诺、牛顿等；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在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

这就说明，15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哲学仍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的综合知识体系的性质，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一般个别知识简单结合的内容。当时的哲学家，在知识部门的分类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古代哲学家包括科学在内的哲学分类倾向。培根就仍然把哲学看作是包括各种科学在内的知识总称。他依据智能的作用，分哲学为悟性的、想象的、记忆的三种。属于悟性的有人类学（其中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宇宙学（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物理

学、化学及各門具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属于想象的有詩学和文学；属于記憶的有自然史和人类史(包括国民史、文学史、教会史)。霍布斯也同様，他認為哲学就是人們借助合理思維所得到的知識之总和。他把哲学分为邏輯学、認識論、物理学、社会学、国家学說等。

当然，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的結合，在形式上是和古代完全一样的，而在內容上却已有了深刻的差別。古代の原始結合，乃是以科学的不发达和知識的极为有限为条件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自然适应的結果。从15到18世紀，由于科学的发展，已进一步加深了科学与哲学分化的裂痕。这就在其結合中不能不包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知識部門中沒有哲学与科学的分类，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已經开始了分工，总体的研究和个別的研究的分工。

認識的这种專門化的趋向，实际研究中所形成的这种分工，是科学与哲学分化的真正开始。但是，当着科学尚处于萌芽发展的过程中时，科学与哲学的結合，仍然有着相互适应的自然基础，其間所显露的只是主观与客观不自覺的矛盾的萌芽。

第二个时期是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

到了18世紀以后，情况却不同了。这一时期科学有了更迅速的进步。特别是数学与机械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知識領域大大扩展了，認識的內容更加深入了。原来作为哲学內容的許多問題，在发展中陸續脫离了哲学，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門。特别是到了19世紀以后，許多过去未充分发展的科学，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

等，也都成长起来了。这一时期可以說是在自然科学走向成熟的时期。

如果說在前些世紀科学与哲学的綜合研究，尚有科学的不发达作基础，那么，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旧的研究方法就再沒有可能了。因为認識的深化发展和專門化的趋向，无论对科学家來說，或对哲学家來說，要他們如古代思想家一样，超出本身研究的專門領域同时深入其他的領域，已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了。特别是对于哲学來說，既然其本身的許多問題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專門問題，哲学再作为綜合知識体系的存在基础就被推翻了。

自然科学的相繼独立，事实上宣布了“哲学”的解体。哲学如果不能取消科学独立的事实，那就必須改变自己的性质。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由科学的分化所引起的“哲学”的解体，并不是一般哲学的解体，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否定的并不是作为哲学的这门科学的存在，而是哲学作为綜合知識体系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性质，即旧哲学的解体。

应当說，自然科学的分化不但沒有取消哲学的存在权利，并且只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賦予了哲学更深入于世界本质認識的可能性。自然科学的分化，不仅指出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既然关于世界各个个别方面的規律性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就只能并必須从世界的一般性方面去研究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同时也为哲学專門从共性方面、統一性方面揭示世界的本质和一般发展規律創立了基础。因为只有在这种由实验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世界具体規律性的基础上，才可能对世界的一般图画作出科学的說明。

从这一意义說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人类認識向两个方向分化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的分化，正是表现了人类認識的深化发展：从旧哲学所包含的个别性的認識的成长中誕生了各門具体科学；以这种成长为基础，从旧哲学所固有的对世界一般性的認識的成长中又产生出了以世界共性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新科学部門，即哲学科学。

18世紀末期以来科学的猛烈的发展，准备着人类認識走向新阶段的巨大变革的条件。

但是，要想实现認識发展中的这一巨大变革，不但需要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更为成熟的发展，同时还必須人們能够在意識中自覺地反映出認識发展的这一規律性，意識到科学独立在認識发展中的进步意义。而这样的两个条件，归根到底仍然决定于社会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的及認識的发展。我們知道，这两个条件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期尚沒有完全成熟。

資产階級不可能完成这一認識的巨大变革的任务，虽然他們曾准备了为完成这一变革所必須的基本条件。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为他們所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尚不成熟，同时是因为，他們的階級地位决定了他們在取得政权以后，便由唯物主义轉向了唯心主义，从而他們不但不可能造成社会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并且也使他們意識不到由他們自己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在整个認識发展中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因此，在这一过渡期間，資产階級的学者們在規定哲学認識任务的問題上不能不陷于混乱的状态中。

适应科学独立的認識的分化趋势，哲学应当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呢？资产阶级的学者們沒有解决这个问题。

認識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既已形成，它就必然会反映到人們的意識中来，虽然这种反映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从18世紀末期以来，并非沒有哲学家意識到認識发展的这一趋势。即使在上述观点中也表現出了这一事实：他們虽然在主观上极力抹煞科学在实际上已取得的坚固地位，然而却又不得不从科学独立的事实出发去恢复哲学的权位。当时有过許多哲学家不但承認了科学独立的客观事实，并且在不自觉中反映出了由認識之发展为哲学所规定的对象。譬如，他們对科学能够这样去理解：科学是以宇宙之个别現象为对象之知識体系，“每一門科学各有其特殊研究范围。天文学是研究天上宇宙；物理学研究自然复杂作用之力；化学研究事物的原素及其配合；植物学研究植物……”。对于哲学，也能够从其研究的范围上和科学区别开，認為：“哲学为研究統一的根本原理之学”，“哲学者研究宇宙人生認識等根本原理之学也”，“所謂哲学，即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而研究其絕对的普遍的道理之学問”等等。不过所謂以世界整体为对象，对于唯心主义說来，只是意味着以上帝或絕对精神等等为对象。

不管怎样，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已經意識到了哲学必須从統一性方面去把握世界的認識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是符合于認識发展之要求的。但是，虽然他們正确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他們却沒有能够彻底貫徹这一点，从而完成哲学性質以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根本变革。资产阶级的学者們，他們并不是单以認識世界的根本性質与普遍的存在状态为哲学

任务的,除了这一点以外,在他們的哲学中,还包括着在这一基础上去把握世界上各个基本領域及其中各类現象在整体中的具体联系的認識任务,即在科学之外揭示科学研究領域中的一般联系。这样一来,在他們的一般观点体系之外,就又产生了站在科学之上的所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等等部門。

我們可以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把哲学理解为对于事物之思想的考察。因为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認為思想或概念乃是一切事物的真实本质。所謂对事物作思想的考察,就是意味着要以各种具体科学作为材料,而将这些事物提高到思想或概念的普遍形式上来認識,从而指示出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必然关系。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的最重要缺点就是仅仅停止于关于各种事物特殊性的零碎片断的知識上面,其中未能体现出与思想普遍性的必然关系;然而科学却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閉的圓,它必須将自己的認識在其整体性上表現出来。科学所不能完成的,就应当由哲学来完成。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一方面要提供出关于事物或思想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普遍形式;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每門科学自身所包含的与別些部門的联系把科学联結为一个統一的整體。只有这样的知識,才是完备的“知識体系”,才达到了所謂思想自身的水平的总念或概念的知識。然而这样一来,各門具体科学显然就只能作为哲学的各个不同的独立部門而存在了。黑格尔所以把他的哲学区分为所謂邏輯学(即一般描述思想或概念的普遍内容或形式的科学)、自然哲学(即邏輯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体现)和精神哲学(邏輯学在社会科学中

的具体体现,这里又包括有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就是出于这种观点。

哲学不仅要提出关于世界的普遍性或共性(或最高本质)的图画,还要以此为基础提供出世界诸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具体对象的具体联系的图画,这不仅是黑格尔哲学的特点,而且是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共有的特点。就是后来的费尔巴哈,虽然区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虽然他曾说过“哲学应当重新和自然科学结合……”等等,但他对哲学的了解,也基本上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表现了这种观点,并未跳出这个圈子。基于这一认识,这些哲学家们虽然区别了哲学与科学,却并没有摆脱旧哲学那种包罗万象的性质,相反的,他们仍然把科学束缚在哲学无上威严的绝对统治之下,而只是采用了一个新的形式。因为既然科学本身不能达到包含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普遍联系,必须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来,哲学在科学中就无形中取得了一种特权地位,被看成是高级科学、科学之王、科学之皇后。同时哲学本身也成了,第一是压倒一切科学的,第二是囊括一切本质知识的,第三是具有最终完善的绝对真理性质的知识体系了。这就是所谓的哲学是“科学之科学”。

把哲学看成是“科学之科学”,这一方面是由于旧哲学研究的传统习惯的支配造成的,同时,这也是处于变革中的哲学与当时各具体科学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的自然产物。在19世纪初期以前发展起来的科学,在其发展初期的认识尚没有深入于各个对象的内部联系中去,它们把世界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原来的统一知识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只是限于孤立

的研究。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过程。这种研究所提供的知識当然只能是与某一个別科学領域相适应的“孤立”的知識。科学本身尚沒有在其独立研究中揭示出世界整体的一般联系在它涉及的領域中的表現。然而科学的独立却已經把哲学推上了揭示世界一般联系的認識道路。这是一个矛盾。哲学家如果必須制訂出世界整体的全面联系的图画，那就不能不涉及到科学所屬的範圍，而代替科学家完成这一任务。

科学尚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哲学也不能完成，然而哲学却把这样的任务完全包括在自己的內容中。这样的結果，就使这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本身不能不丧失了科学的基础。既然科学本身沒有达到这一点，哲学家为了要揭示这些现象的一般联系，舍此沒有其他的途徑，这就是：用幻想的联系去代替、弥补所缺乏的实际的联系。关于这种哲学，日丹諾夫同志說，“他們把自然科学束縛在他們自己的公式中，力图站在科学上面，把不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出的，而是从他們的体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强加到活的人类認識上去。在这些条件下就将哲学变成了一种博物館，把各种不同的事实、結論、假設甚至幻想都堆在里面。”^①他們把本来属于科学但尚未为科学解决的任务归属于自身，然后用幻想和猜測去解决它（虽然有时也有某些天才猜測的閃光）；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在科学头上的一座宮殿，这就是这一时期“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的基本实质。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7 頁。

如果說哲学为“科学之科学”的情况主要仍然是由科学本身之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那么，当着各門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在其进一步发展，已經深入于世界諸領域的內在联系，并从其自身的内容中揭示出了各个現象作为世界整体一部分的一般联系图画时，这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就必然要被否定。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期，正是属于这一时期。从18世紀开始到19世紀，曾在許多重要的科学領域提出了重大的发现，这些发现使科学从孤立的研究进入了揭示科学对象的內在辯証联系的时期。19世紀以来的自然科学中的三个偉大的发现^①，就是証明。关于这三个偉大的科学发现，恩格斯作了这样的說明：“由于这三个偉大发見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成就，我們現在不仅能够暴露那存在于自然界个别領域內种种过程之間的联系，而且連那把这些个别領域結合起来的联系也能整个指証出来了。这样，依靠实验的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就可以頗有系統地來說明自然界这一联系性整体的总情景。”^②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哲学就告終了，而具备了概括自然科学成就制定世界一般图画的哲学科学理論的条件。

然而資產階級却始終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們仍然坚持着“哲学是科学之科学”这个陈旧的观点。

資產階級坚持这种观点，首先是由他們哲学的唯心主义

① 指細胞的发现；能的轉化的发现；达尔文进化論的发现。

②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頁。

本质所决定的。唯心主义认为，宇宙的本质是在现实世界（或叫感性世界）背后的某种超感性的精神存在之中，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因果联系，只是那种精神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假象。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就会对哲学的对象抱有下面的看法：认为除了为科学所揭示出来的关于世界各现象的普遍联系之外，哲学还必须以那种超感性的精神存在为基础，对宇宙万物作出相适应的“本质”方面的解释来。很显然，要实现这一任务，就不能不使哲学成为一种“科学之科学”的东西了。

当然唯心主义的这个捏造无论如何是抵抗不了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事实的。所以，科学日益证明唯心主义的所谓超感性存在的主观臆造性质，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也就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了，虽然它也有过象黑格尔那样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便产生了打着科学招牌、把主观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结合于一身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也不可能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的对象问题提出正确的看法，这一点同样是由它的哲学本质决定了的，并且，在实质上它还把哲学溶化在各种具体科学之中，从而取消了哲学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来，实证主义也反对上帝、反对“超感性”的形而上学本体，他们宣布只有经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东西能为科学所证实；但是，试问这个感性的经验的东西，到底是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外还是就是我们的感觉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却避而不谈了。实证主义其实在这里反对的不是唯心主义，他们反对超感性的本质之存在，也就是反对现实中的普遍规律的存在，因而在他们把各个对象的特殊的研究划归各种实证科学以后，就丝毫未给哲学留下什

么东西,从而就高喊什么哲学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各門科学的本身便是哲学等等。在实証主义看来,包罗万象的旧哲学的解体,也就意味着哲学的解体。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更加走向反动。这时,披着科学外衣的主观唯心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流行。适应这种哲学性质,人们对哲学的看法就是:把方法論与世界观相割裂,而認為哲学只提供研究問題的方法、哲学只研究我們用来認識事物的那些普遍概念;这些概念不反映任何客观事物的关系,而只是我們主观固有的邏輯方式。

这就是說,在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了解由于旧哲学的解体而引起的哲学性质的根本变革,虽然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也在他們的看法中,通过复杂的折光有一定的反映(这种反映表现在:人們不能不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問題提到面前来,試图加以解决;哲学也不能不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中和对于世界現象普遍关系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概括资产阶级学者对哲学的看法,就其实质說不外下面两种:第一,在客观上以世界現象的共性为哲学的基本范围,但却或者把共性独立化为神秘的超感性实体,或者把共性归结为人的主观邏輯方式;并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力图把对于世界本质的歪曲認識貫徹到各种現象的認識上去。第二,取消哲学的独立存在,把哲学与具体科学混同起来,然后用科学取代哲学。

总之,不管他們的具體看法有多少,资产阶级学者都不能实現在科学認識领域中已經成熟了的历史任务——科学的发展促成了的哲学的变革。

只有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完成了这一变革。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包罗一切科学的綜合知識体系，也不是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共性出发研究世界、以世界整体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規律为对象的科学。

但是，科学的哲学的产生，并不单纯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結果。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創立了建立哲学科学的一个方面的条件。还必须要有社会科学的基础。甚至可以說这还是問題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和哲学自身的变革更直接联系的一个方面。

二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形成

科学認識分化的历史結果，推动哲学必然走向与科学同等又在性質上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专门学問的道路：第一，科学認識的分化发展，为哲学留下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研究領域，这就是从世界的共性方面来研究世界統一性的領域；第二，各門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科学內容，这同时为哲学这門从共性方面研究世界統一性的哲学科学的創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由实践的发展以及認識发展本身准备起来的这一認識本身的变革，就体现在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的形成之中。

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必然要得出这一现实的結論：作为科学哲学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它必须以世界的統一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它的內容中，就必然排斥任何

属于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理论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亦不能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科学的哲学之所以能够以世界的统一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又必需是以各门具体科学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这里不单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同时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如上面所说明的，科学历史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哲学科学的产生，准备好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却没有为哲学科学的产生准备下可以加以利用的现成的社会科学基础。如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社会科学只有在其成熟到具有独立发展的科学基础时，才能够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而由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社会认识对于哲学方法的特殊依赖性，使科学的社会科学必须与哲学科学的形成同时，借助于科学哲学的观点的帮助才能形成。这仿佛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哲学必需走上以世界的统一性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道路；另一方面为哲学变革所必需的社会科学却又只能依赖哲学科学的观点之帮助才能建立起来。而这一矛盾正是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这一矛盾表明：哲学对象的变革不单纯是缩小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它必须在与哲学内容变革相适应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即哲学对象的变革，同时也就是哲学内容的变革。这也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调和，构成了哲学科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矛盾，只有建立起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才能够完成哲学科学的创造。哲学的变革与社会科学的建立成为一个问题的统一的两个方面（这里是专就哲学社会学的关系方面来说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

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它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并不是存在于自然中的那种盲目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通过人的一定的思想动机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在阶级社会要通过阶级利益的折光反映出来。这一特点就造成了人们认识社会规律的困难性。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学差不多处于完全依赖哲学理论的地位，依据各个哲学派别的一般哲学观点为转移，而抽象地从其中引伸出自己的基本原理，并借此整理已获得的材料使其系统化。社会学在基本原理方面的进步，一方面依赖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在理论方面则完全依赖于哲学本身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不但根本不可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且连这种分化的基础，即作为独立科学发展的基础也不具备。社会学尚处在幼稚的未成形的状态而孕育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唯心主义哲学用纯系主观的虚构来说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自不待言，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也基本上没有摆脱主观的虚构。

这一点决不是说，过去社会学的发展没有什么成就。相反的，如果不是就过去社会学所由出发的理论基础看，而是就它在某些具体方面的成果看，社会学以及其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曾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甚至非常伟大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提出过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思想的观点；19世纪初期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则更前进了一步，他们曾试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甚至达到了“财产关系决定社会制度、政

治制度”的結論，而圣·西門不仅正确地指出了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是第三等級反对封建貴族的階級斗争，并且还进一步看到了階級統治的状况取决于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英国古典經濟学家亚当斯密、里嘉图等人，創立了劳动价值学說，并力图从資本主义的經濟結構出发去說明資本主义的階級划分；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前，社会理論的发展，也取得了某些堪称巨大的成就。但尽管如此，以前的社会学却始終并未把自己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未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因而也就未能使社会理論变成科学的理論。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社会的实际生活方面來說，是因为先前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剝削階級的学者，他們不論自觉的或自发的总是以他們所代表的那个剝削階級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样使他們一触及与剝削階級利益密切关联的問題时，就不能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解釋来；从它的理論基础方面說，这些历史学家、哲学家，他們大部分人虽在世界觀(实质是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他們借以建立他們对于社会的理論的观点却是唯心主义；而从社会学問題的本身來說，上面两方面的原因集中起来，首先表現在他們从来未能科学的解决社会学当中的基本問題。

社会学的基本問題，也就是关于社会的本質的問題。由于社会实质上只是在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人們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因而，关于社会的本質問題，归根到底也可以說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質的問題。唯心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旧唯物主义也由于始終未能弄清楚人是甚么的問題，

因而他們也同樣不能了解社会的本质①。

从17世紀的霍布斯、斯宾諾莎，直到18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他們都曾以人作为中心來說明社会，把人看作是整個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环节，把人的社会看作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組成部分，并从这种观点來說明人及社会。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物质的东西，把社会看作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表现了18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其先驅者們，确曾作过用唯物主义說明社会和人的試图，并且有过某些进步。但是，說人是自然的物质的东西，并从人的自然物质性把社会归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不过只是找到了人及人以外的存在物的一个基本共性。如果停止于这一一般共性的了解上，又如何來說明人及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物质东西特别是区别于动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呢？

由于他們把人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仅仅归結为生物的或自然物质的存在，他們就不能不純粹从自然方面来观察人的本质，并且又因为当时自然科学以力学为最发展，其他科学都尚处于萌芽状态中，所以他們在具体說明上，就不能不找到机械的力学規律作为說明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他們不能不連人的社会性也完全机械化了。例如霍布斯，他認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存在，当然是自然物体之一；由人所創造的社会，同样亦是一个物体。这样，人虽具有双重的本性，即作为自然物体的自然本性和作为社会物体一分子的社会本性，但無論前者或后者却又都受着严格的自然的或力学的規律所支配。18

① 这两个問題是分不开的。旧唯物主义正是因为不能从社会去了解人，才使他們既弄不清人的本质，也弄不清社会的本质。

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拉·美特里甚至簡捷地肯定說：人是機器。在這一時期比較富有辯證法思想的狄德羅，也只試圖用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說明生命現象。

單純把人看作是一個生物機體及用力學的規律是不能說明人的本質的，特別是不能用來說明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人不僅是一個生物，而且是有理性有思想的生物。人的任何行動都是受人的自覺的思想動機支配的。如果把人歸結為一個生物活動體，如何能說明人的思想及其動機的起源呢？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則是必須承認：任何認識都只能是一定的對象的反映，意識的內容就是客觀的現實存在。然而人雖是一個生物的機體，卻具有和生物不同的多樣性的和複雜的思想觀點、社會意識。這些多樣化的和複雜的思想觀點、社會意識，決不是起源於人的自然機體及其生物過程的任何特性。把人單純看作為一個自然的生物，決找不到人的思想觀點、社會意識的客觀根源。既不能用人的機體的生理結構來說明人的社會思想及其動機的來源，又不能用力學規律來解釋這一點，於是他們只好把思想觀點、社會意識看作歷史最後的起因了。於是他們從唯物主義的前提出發，在貫徹這一前提中卻陷入於不可自拔的矛盾。而為了解脫這種矛盾狀況，唯一的一條出路，就只有把這種思想及其動機的來源歸之於某種神秘的天性。法國唯物主義者正是走了這條路，他們認為，這乃是人的天性的反映和表現。

如果從這一點去理解，“天性”這個範疇可以認為是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的，即：所謂天性，也就是人的本性；而所謂人的本性，也不過就是決定人作為人而存在的那種特殊的物

質性或客觀實在性。但是人的客觀實在性究竟是什么呢？法國唯物主義者及其先驅者們都沒有而且不能夠正確的予以指明。因為他們既把人看作是一種生物個體的存在物，頂多把人的天性歸結為人作為生物的存在以及表現在人的特殊自然氣質之中的生物學的客觀實在性。然而，不揭示出人能夠成為人的客觀實在性，用生物的本性決不可能說明人的各種社會思想和理論的反映對象，以及產生這些思想動機和理論觀點的來源。因此，他們所說的人的“天性”，對於他們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客觀內容的空洞抽象。這種空洞的抽象，和說社會思想、社會理論起源于“無”，或起源于自身、起源于思想屬性本身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人的思想、意識是沒有客觀來源的，而思想卻支配着人的行動，正是人的這種由思想支配的行動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歷史過程。這樣，使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不能不脫離他們的出發點，而轉向與唯物主義完全相反的原則上面去。他們作出了“是意見支配世界”的結論。他們從唯物主義轉向了唯心主義。在社會認識上的唯心主義觀點，這是馬克思主義以前一切舊唯物主義所共同具有的特點。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任何唯物主義者都不能夠了解人的本質，因而也就不能把唯物主義原則徹底貫徹於社會領域之中。

應當承認，單從人的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觀點起源于人的“本性”（人具有的性質）這一公式本身來看，可以並應該認為不是錯誤的。全部問題在於必需揭示人的“本性”的基礎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決定着人具有與動物不同的根本性質。這就是關於人的存在基礎的客觀實在性問題。說人的思想、理論觀點起源于人的“本性”，是這個“本性”的反映，這就是說，人的

社会思想和理論观点是起源于人的客观实在性本身，就是人的客观实在性的反映，而由这种思想和理論观点所支配的人的行动以及所制約的一切历史过程，自然也就是由人所固有的这种客观实在性本身所决定的了。

黑格尔把人变成了观念，認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人这个概念的内容之中。在他看来，人的实在性，就在于是一种思惟的实体的存在，是宇宙精神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宇宙精神在这一阶段上所具有的全部关系的总和，都作为一些发展的契机而潜伏于人的这一概念内容之中，全部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一切关系和一切契机的自我表现或外在化的过程而已。而在这个所謂外在化的过程中，那些制約着人的历史行动的社会思想、理論观点，也就是人在不自觉中对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自我意識。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实质。当然即使在这里也同样閃爍着黑格尔把人作为历史担当者的自我发展的辯証法思想。

在黑格尔以后，費尔巴哈第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場上尖銳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人的說明。費尔巴哈認為，人决不是一个所謂观念的理性的存在，人是一个有血有肉并处于与自然同一关系中的“感性存在”。这当然是对的。并且，在粉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囈語一点上，費尔巴哈还是有很大的功績的。但是，費尔巴哈只不过是把人归結为一个物质的感性存在物，此外并没有真正再向前走，因而他仍停止于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水平上面，把人仅仅看作是自然的生物的存在，而没有指出区别于自然生物的真正属于人的存在的特殊基础。費尔巴哈仍然没有能够跳出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泥潭。

这說明了，把唯物主义原則貫徹于社会領域中，决不是簡單地以一般的物质性說明人的存在就可以达到的。人的意識之中，自然包括了对人的生物的自然特性的反映，而人的社会意識却在根本上有着不同于生物存在的物质根源。为了解决人的本質問題，关键問題就在于，必須找到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則，和生物的一般的物质性，在社会中和在人的身上究竟表現在怎样一种特殊性之中。

这一点，只是由馬克思主义的产生才得到了解决。由于这一問題的解决，从而也就找到了正确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秘密的鎖鑰。

在批判費尔巴哈的思想时，即在馬克思所写的“費尔巴哈論綱”中，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对于人的本質問題——这个作为全部历史科学基础的根本問題的科学說明。人究竟是什么呢？人既不是理性的存在物，也并非某种自然的生物存在，馬克思宣布說，人作为人的那种客观实在性，就在于他的社会实践性。当然，馬克思在“論綱”中并没有直接的說过这样的話，但从他的話中却完全可以看得出这个事实。他写道：“……人的本質，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就其现实性來說，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呢？这就是人在社会集体中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現在每一个人的活动中。因此，人所以构成了这种关系正是由于他的社会实践，而这种社会实践的性质就构成了人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5年中文版，第409頁。

社会本质。

这样,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把人的本质和其社会实践性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人所以作为人而存在,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社会存在的本质,又是人的社会实践。因而,任何个人的本质,也就不在于他的自然机体特性,而是在于他作为从事社会实践的一个分子所具有的那种与他人的关系。人的本质,就是他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实践,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客观实在性。人所以具有不同于生物的思维能力,也正是由人所具有的这个特殊本质所决定的,并且它还是在人们这种本质的形成的同一过程中形成的;人的各种思想动机、理论观点,也都不是别的,都不过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和反映;由人的思想动机所制约的历史过程,归根到底也就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这样就一方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天性”的空洞抽象,赋予它以唯物主义的内容;同时又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使历史观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在写成他的“费尔巴哈论纲”不久,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把人的客观实在性从社会实践的认识进一步引伸到了生产实践这一更为深刻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社会实践,在本质上也就是人的生产实践,即人在集体存在中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所有其他方面的实践一方面起源于这一基本的实践活动,并又从属于、服务于这一基本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实践的內部就把其他的实践作为

它所必要的一部分和一个环节而包括于自身的关系中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所表现的他的生活，便恰是他自己。所以他是甚么，是和他的生产‘方法’一致，不問他是以之而作何生产，也不問以之而如何生产。所以个人是什么，是依存在他的生产之物质的諸条件。”① 在同書的另一地方又写道：“……人們不是在自己或他人的观念中所可显现的那样，宁是如他們实际上，是怎樣的那样……也就是如他們在既定的物质的与和他們的意趣不相干的諸制限，諸前提，及諸条件之下营为着的那样。”②

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人的存在，就表现在他的生产实践的客观性上面，每个人，他的本质首先取决于他在这生产实践中所具有的生产关系，依存于社会生产实践的性质。如果說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那么我們可以說生产就是作为生命的特殊现象的人的存在形式了，人就是存在于生产形式中的生命现象。所以人之能够成为人，这首先是和人的生产活动这个存在条件直接相同一的。对于社会的整体來說，同样是如此。人不仅以此与动物相区别，人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种或类是一些个体的机械总和，人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社会整体，其根本基础，亦在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因为生产是人的存在形式，这除了說明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物质性之外，还表明了，人首先不是作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 1930 年版，第 51 頁。

② 同上書，第 52 頁。

单独的个人存在的，因为生产并不是人的孤独个体的活动，而是在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人的社会的集体的活动，正由于这个集体的活动，人才能够以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个体而存在。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必需是这个作用于自然的社会机体中的一部分，他在其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同时具有与社会整体的一定关系。而他与整体的这个一定关系的总和，恰恰构成了个人的本质。因此，即使从个人的存在来说，他也同样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是从他的个人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断作用自然的社会存在。

个人的存在，是他固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个人在社会的整体中，他必然在社会的分工中肩负一定的职能，通过这一职能而与从事其他活动的人们具有着一定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制约性；其次，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这种相互制约性，是由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结合的方式不同，处于分工下的各个集团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和其地位也就不同。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阶级社会是处于一种关系中，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处于另一种关系中。每一个人由于劳动分工以及他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与他人的关系，就构成着他个人的现实本质。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从他个人这一角度表现出社会集体存在的性质。

由此可以看到，从人的生产实践性上，不单能够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由于从社会性去了解人的性质，同时也就了解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黑格尔曾把人之异于动物的特性归结为人的有思想，费尔巴哈则把思想归结为人的存在的属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找到了能够把人和动物

区别开来，并能够产生人的思惟和作为人的思惟对象的真实基础，这就是人的社会生产实践的活动。只有从这一前提出发，才能够科学的说明人们思想动机的来源、对象和第二性的基础，赋予人的一切活动起源自人的“本性”这一公式以唯物主义的科学内容。意识是存在的属性和反映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次在社会历史中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找到了特殊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前，人们（譬如圣·西门、亚当斯密等）看到了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却看不到生产实践就是人自身具有的一种特性，并且是构成本质的特性，因而，在他们看来，人不是由于生产实践才变成人的，相反的人却是生产实践之外的一种生物个体。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了解生产、经济的真正作用，而必然把生产实践看作是人的自觉结合的产物，而把生产的发展归结于人的智慧和科学的发展。所以，在他们那里是先有了人（个体的人），然后才有人类社会，最后才有社会生产。这就是他们虽然看到了经济结构是阶级区分的基础，但到头来又不能不用精神方面的因素来解释那些重要社会现象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完全不同。他们把人的本质直接和社会生产实践统一起来了，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生产的存在，人类的发展也首先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由此揭示出了社会生产实践自身发展的辩证法，于是就说明了阶级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根据，一下子就把社会学从根本上放置于唯物主义的科学基地上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是人（社会）的存在形式出发，揭

示出了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及其基本联系，把社会历史的运动归结为生产运动形态，并由此成功的解释了各种社会意识的起源及其演变，这就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之中，从而把历史研究推上了科学的道路。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使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变成了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这就奠定了社会科学诞生的理论基础。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才有可能说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现象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产生了一门新的科学，关于社会的一般联系及一般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说：“象自然哲学一样，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等等都是拿哲学家所臆想出的联系来代替那应当在事件中去发现的现实的联系；他们把历史——无论其全部或各个部分——看做是观念之逐渐实现，并且不言而喻的，始终只是每个哲学家所喜爱的观念之逐渐实现。从这观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地为了实现某一种理想的、事先抱定的目的而工作的；比如，在黑格尔那里，这样的目的便是实现他的绝对观念，据他的意见，力图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志向便形成历史事件中的内部联系。这样，也就是拿某种新的、不自觉的或渐次意识到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还不知道的联系了。由此可见，在这里，正如在自然领域内一样，也必须以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排除这种虚构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蒂，是在于发现那在人类社会史上作为支配法则而起作用的一般运动法

則。”^①以实际的联系,代替幻想的联系,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这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任何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所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尽管他们能够把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社会各方面现象的统一性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他们却从来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这一特殊现象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那么对于社会的认识,就不可能放在科学的基地之上。正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書中所指出的,一般地说,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一切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性等由主观任意规定的毫无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上面,从这些由主观规定的概念中引伸出关于社会的整套理论。这种理论之无科学内容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到20世纪,孔德、斯宾塞及其門徒們,建立起了一套所谓社会学的体系。资产阶级学者們把孔德及斯宾塞說成仿佛是社会学科学的創始人,在他们以后,社会学取得了作为一門独立科学的形式。但这仅仅是形式。如就其内容說,仍然并未逃出唯心主义的主观伪造。虽然孔德主义者曾主張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如上所述,这种归结仍然是以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为基础的。因为“生物的有机体”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赋予它以主观的内容,是什么也說明不了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突破了这种以人为联系代替现实联系的理论,而把历史学置于科学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3頁。

基石之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在历史学、社会历史观发展中所完成的这一变革的实质，首先就在于它第一次把握住了社会和人之所以为社会和人的那种物质基础或客观的实在性，从而第一次揭示出了在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中一向被视为基本的科学范畴的客观实际内容。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社会不是别的，无非是物质的社会生产的运动形态而已；人也不是别的，不过是表现在物质生产形式中的生命现象而已。这样，作为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的科学，它所应当研究的对象，不外是社会生产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社会现象的一般发展规律而已。社会学或历史学既然把握住了它所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就不再是由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社会和抽象人性出发演绎出的虚构理论了，不再是以幻想的联系代替实际联系的主观理论了，而是从现实出发，揭示客观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了。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基础，把社会学推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这同时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就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不仅把社会学或历史学变成了科学，与此相适应的，同时也把其他一切对社会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地上了。

在任何一个有许多同类科学部门共同研究的较广的研究领域中，如果与这一领域各科学相适应的那个一般的理论科学、基础科学，还基本上没有形成，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么，这个领域内的一切其他科学部门，也必然不可能取得科学的形态，而不能不处于极其幼稚的状态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

前，既然社会学这一社会科学的理論基础尙处在幼稚状态中，其他具体的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内容。那时哲学仅仅通过法权哲学、宗教哲学、倫理学、美学等部門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現象，作着基本上是主观的和一般的理論說明。它們从未深入于社会的本质之中，頂多只停止于个别材料的搜集和描述上，或在个别事实的解釋上表现出某些天才的猜测。这正如在达尔文的进化論沒有建立以前，有关生物发展的各門具体科学都不具有科学内容和科学基础一样。人們不了解人的本质以及社会的本质，也决不会了解社会和人在特定方面的具体表现的本质。但是相反的，当着社会学揭示出了所謂“人性”的客观实在性，揭示出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以后，人們也就有可能科学的說明社会和人的特定方面表现的本质了。因为如果說社会在本质上不过是生产运动的形态，那么，社会的某一特定方面就不过是社会生产的特定表现或現象。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各門具体的社会科学也同时把握住了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由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把社会認識置于科学基础上这一点可以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是沒有所謂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只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才有了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列宁說，“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①，并曾把历史唯物主义直接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99—100頁。

称为社会科学的别名,称为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所实现的巨大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不谈社会条件(包括阶级斗争),这是人们熟悉的,为了问题的集中,本文只谈谈理论方面。从这方面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以以前的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这里所谓的以前的哲学,是包括社会历史观在内的。同时在所谓“以前的哲学发展”中,也包括着其他如自然科学、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的作用。从这个前提出发,单就哲学的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进步,在前后相继的哲学观点的更替中,为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提供了能够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这个促使社会学不断进步的方法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根本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从一般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上看,哲学发展的成果一方面集中的表现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一方面集中的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中,而由于这两个方面在科学基础和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及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没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科学的社会学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不利用哲学发展中的这些先进的思想,用以改造社会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又是不可能达到的。

例如 17、18 世紀的西歐唯物主義者，他們雖然提出了考察社會的一般唯物主義方法，但由於他們的唯物主義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因此，他們就不能不在所提出的正確的前提的另一方面，陷於錯誤之中。如他們僅僅注意到了社會與自然作為統一世界整體的物質同一性，卻沒有著重這個同一中的差別性，正是由於這個理由，就使他們陷於把人歸結為生物個體、把社會歸結為生物個體機械總和的簡單結論。他們不能解決社會的物質基礎問題，固然也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生產水平尚不易使人看到人與社會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同一性，而由於他們研究方法上的這個缺點，他們就根本沒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性的經過改造、發展而運用了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辯證法，於是克服了費爾巴哈以及 17、18 世紀唯物主義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性質，提出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從這一基本思想提出的研究社會的方法是：一方面要堅持社會與自然的物質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其同一性中找出社會區別於自然生物的特殊性。唯物辯證法的研究方法就是必須從社會與自然的對立統一中去觀察社會的方法。馬克思與恩格斯第一次解決了社會及人的本質問題，除了生產的發展已明顯地暴露出生產對於社會和人的基本作用、階級等條件而外，這個科學的研究方法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只有在這個方法的指導下，才可能把社會發展中已成熟的任務，在理論上加以解決。

其次，社會學在一般哲學觀點的培育下，不單在研究方法上受著哲學發展的決定性影響，社會學作為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它發展中也為自己向着科學社會學的過渡準備了理

論上的前提，從而也就是為自己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准備了條件。以前的社會學以及其他各種具體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材料，並且也不斷試圖解決着社會學的基本問題，關於社會發展基礎的問題。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在他們的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不僅在出發點上把社會和人的存在，看作是和自然生物同樣的物質的存在，並且還根據他們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則——一切觀念皆起源于感覺、起源于外部世界——出發，力圖探尋社會理論觀點的客觀根源。他們曾宣稱：人的一切思想觀點、道德風尚都起源于社會的環境。這是一個光輝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力圖擺脫用思想和主觀意識解釋社會發展的一種努力。但在進一步解決社會環境的實質問題時，由於他們把社會環境只看成為政治法律制度，於是又回到了一切起源于人這一自然生物的主觀“天性”的相反原則去了。繼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之後，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19世紀法國和英國的歷史學家以及聖·西門等人對社會歷史的研究，已經達到了這樣的認識：政治演變雖是歷史事件的直接動因，但政治演變却又是由階級關係或財產關係的演變所決定的；而階級關係或財產關係的演變，據聖·西門的看法，是由生產的演變所引起的。普列漢諾夫在描述聖·西門的這一思想時曾寫過下面這一段話：“……假如迭利、米尼及基佐都指出了財產關係是整個社會制度底基礎，那麼，聖·西門首先異常鮮明地照明了新歐洲這些關係的歷史，並繼續前進，自己問自己道，為什麼正是這些關係，而不是別的任何關係起這樣重要的作用呢？按他的意見，回答應該在產業發展底需要中去找尋……為什麼產業底

需要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决定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圣·西门回答道：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底目的……”^①。（但是如果问，生产的演变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却又回答说人类智慧的发展，这样，最后又回到主观因素上去了。）历史上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研究的层层深入，终于归结到了生产和人的内在联系如何的问题上。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一切研究成果，连问题的提出都要从头开始，那么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很难设想了。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正是以前的哲学发展的结果（限于篇幅与本文的主题，这里没有谈它的社会历史原因），因而也就是全部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被包括在哲学之中，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了。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与哲学变革的完成

没有哲学的科学方法作指导，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产生，历史学不能形成科学，这已如上述。但这决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哲学科学建立起来以后才产生的。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的说明可以了解，历史学科学的建立，这又是哲学完成

^①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新华书店 1949 年版，第 60—61 页。

变革的必需基础之一。因此，上一部分关于哲学的发展对历史学科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这不过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与哲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还有着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哲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又是不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就是在这样的相互适应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哲学的发展促成了历史学科学的形成，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又使哲学在这一新的科学基础上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水平上面，使它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科学。

紧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他们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在社会生活上的不彻底性。旧唯物主义的这三个基本缺点，乃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底根本性的缺点。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来说，并不仅仅是在某些个别方面具有缺点或片面性，譬如缺乏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等，问题是在于：由于这三个基本缺点，局限了旧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使他们不可能达到科学的高度，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例如哲学所解决的中心问题，关于世界的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质上也就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根本问题；而认识本身不单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同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很明显，如果不解决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有关认识的根本问题，当然也就谈不到彻底解决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问题了。

因此，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要想把唯物主义理论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来，就不能不解决社会的本质问题。

即使对于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与形而上学性的缺点来说，也是直接和这一问题的解决关联着的。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与形而上学性，这决不是简单地从黑格尔哲学中摄取来他的辩证法，使之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统一起来就可完成的。要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唯物主义理论，在唯物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才可能与辩证法形成内在有机的统一，并完成新哲学的创造。当然反过来，要推进唯物主义理论，又必须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为前提，也就是必须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去。

推进唯物主义、发展唯物主义的工作在有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之后，便集中在这一焦点上，即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初期理论活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用了大部分精力在历史的研究上面，把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作为他们批判地继承旧哲学和建立新哲学的出发点。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对于哲学自身的发展——哲学变成科学——实有极重要的意义。

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对于哲学变革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哲学本身的内容作一番具体地分析。

如大家所知道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观点和理论的体系。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内容上基本上包括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是说呈现于人的意识中的世界各现象以及人本身的存在，乃是

反映于意識之中而存在于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意識只不过是这种客觀實在現象的反映，因而意識对其反映的客觀對象說乃是第二性的，不依賴意識的客觀實在的物質是第一性的；第二，能够反映外界對象的这种意識，不过是人这种客觀實在的物質体所具有的一种屬性，离开了人的存在，也就沒有真正意义上的产生意識的客觀實在的主体。因而，所謂存在決定意識，這也就是說意識是存在的屬性并是对存在自身的反映，或者說，意識就是存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一种对其自身能够进行反映的屬性。簡單說來，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則的一般意义。

存在決定意識，作为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題，它是最具有一般性的普遍适用的原理。正因为它是具有最一般性的原理（即关于解决世界整体的本質問題的原理），它就必然具有深刻的丰富的內容。也就是說，这一带有一般性的基本思想，必需是在概括各种科学的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这一思想普遍地貫徹到各个領域中去。

然而旧唯物主义却不是这样的。这一原理对于他們來說，并不是在概括了各个基本領域的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就大大局限了这一基本思想的普遍适用性，并簡化了这一思想的全部丰富內容。

首先，我們从意識是存在的屬性这一方面分析。

关于意識是存在的屬性这一原理，从一般意义上的了解看来，旧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如狄德罗、霍尔巴赫、拉·美特里等人

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方面，并曾力图从当时的自然科学材料中来说明意识作为物质的属性的意义。费尔巴哈更从“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只有人才具有”这一点出发，对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认为是人这一主体所具有的关于其本身和自然的一切映象、观念和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关系问题。由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基本上是由观念体系所组成的主观世界是唯一的实在，还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观念基础的问题，费尔巴哈强调地肯定只有把人作为主要考察的对象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费尔巴哈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人本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费尔巴哈在解决哲学根本问题上把人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并且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思想。但是，和他的先驱者的思想一样，费尔巴哈也没有能够了解人的基本物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比较那些‘纯粹的唯物论者’不消说是远胜一筹，因为他也认定了，人也是‘感官上的对象物’；不过要放在眼外的是，他只把人看成‘感官上的对象物’，而不看成‘感官上的营为’，……”^①不把人的实践性，作为感官上的对象物来把握，从而不了解人所以成为人就因为他的实践性，这就决定了旧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理论虽把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归结为人的物质的属性，由于不了解人作为实在物质体的特殊本质，也就不能了解人具有意识属性的这一事实的本质。究竟这一属性是人的怎样的本质的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群益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59 页。

現呢？如果把人仅仅了解为一个自然生物的存在，就必然会認為所謂意識这个属性亦不过就是人的生物本质的表现了。意識起源于人的生物存在的本质，意識是純自然的属性，这就是旧唯物主义的說明。

然而这个解釋是說明不了問題的。在实际上，人的本质首先并不在于它的生物学的存在，而首先是在于它的社会的存在，这种社会的存在只能是它的社会实践性。人之具有意識这一属性正是由人的这一本质所决定的。我們說意識是人的属性，这實質上也就是說，意識是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人所具有的属性。因为只有这一点才能把人和动物根本区别开来。

不把意識看作是人作为社会实践的“动物”才具有的属性，不能說明意識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根源，这是旧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理論在“存在决定意識”这一思想上的根本缺点之一。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的区别之一，也正在于克服了他們这个基本缺点。

旧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这个缺点，表明了他們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概括了一切基本领域的事实的科学的結論，而仅仅是从对自然現象（包括生物学的人的自然属性在內）的概括中所作出来的結論。这个公式对于他們來說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正因为如此，他們也就难于把这一公式貫徹到各个方面去。不了解社会学上的人的本质，局限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另一方面說，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这也就不仅把社会学变成了科学，同时也把意識是存在的属性这一哲学唯物主义的公式提高到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水平

上面①。

其次，再从意識是存在的反映这一方面分析。

如果說真正意义上的意識，只是人这种客观实在的物質的属性，那么，人的意識就其反映的对象和来源說，当然必需是人的存在和人以外的自然存在二者的共同反映了。旧的資產階級唯物主义也是如此看法的。費尔巴哈还特別強調了人作为现实的客观存在，同样是人自己的感官上的对象物。但亦如上面曾經說明过的，由于旧的資產階級理論并不懂得人的社会实在性，所以在这一原理上，所謂意識是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的反映，其中人的存在也只是指人的自然存在方面，而沒有把真正意义的社会存在包括在內。旧唯物主义者眼中的存在，只是自然，而把存在中的社会性完全看落了。表面上看来，旧唯物主义也一再談到社会，但他們却从本質上把社会的存在归結为一种自然性了。

把意識所反映的存在只归結为自然的存在，認為意識只反映自然，这一缺点的实质何在呢？这一缺点，就在于根据这样的观点，不但根本不能說明作为存在之反映的意識的真正本質，并且在这一原理的自身，还潜藏着不彻底性的根源，使意識丧失了真正的客观来源，而变成沒有对象的反映。在这一問題上，同样暴露了，由于旧唯物主义者不能解决社会学的基本問題——人的或社会的本質問題，而对哲学一般理論原

① 然而在目前所有的哲学教本、教学大綱中，却並沒有对这一点予以注意，在談到意識是物質的属性一点时，沒有強調它不过是人的社会实践性的表現这一点。即使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也並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

理造成的严重局限性。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直接损坏着他們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普遍性和彻底性。因此，所謂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方面是意味着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就直接表现着一般唯物主义原则不能达到科学水平上的局限性。

从科学意义說，所謂意識是存在的反映的内容应当是什么呢？从科学意义來說，这一公式必須是在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整体的概括中形成的結論，只有这样它才是彻底的和具有科学内容的。而这一点显然又必須以科学的社会学作基础。

所謂意識是存在的反映，这首先是說，人的一切思想和观念都起源于人的感性活动，感性活动体现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它提供着世界諸現象的具体形象。

关于这一点，旧唯物主义也是这样認識的。从培根到洛克，从洛克到18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站在这个立場上，而与天賦观念說及貝克莱、体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形成尖銳的对立。19世紀的黑格尔亦曾承認了感性所反映的客体的存在，但黑格尔却把抽象的思想（概念）看作为现实事物本質的存在，認為感性的存在物只不过是思想或概念的派生物。在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費尔巴哈重新訴諸感性的直觀，強調与思想判然有别的具体的感性东西的客观实在性，認為这是真实的存在，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具有感觉器官的人和客观的具体实在之間的相互作用，人的一切意識活动都是以这种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是在这种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客观实在的反映。

从意識是主观与客观之間的联系的建立、是意識者与被

意識者的相互关系的建立來說，这无疑是必須依賴感性活动的，并且是感性活动的結果。但是，主体与客体所以能够建立联系的基础、感性活动所以具有如此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呢？旧的資產階級理論对这一問題却始終找不到滿意的回答。然而正是这一問題才是真正解决意識的起源的關鍵性問題。旧的資產階級理論只能說，这是由于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因而便出現了意識的反映和主体与客体联系的建立。从这种观点看来，第一，客观世界的存在，对人來說，仅仅是一个可被感觉的对象物，而人的存在，对客观世界來說，也仅仅是一个感觉的主体，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感觉与被感觉的关系；第二，在这种关系中，人基本上处在消极的被动的地位，而客观对象处在积极的主动的地位，意識的反映只是对于客观世界的作用的反应和反作用。

但是，第一，我們平日所經常看到、听到、触到即感觉到的一切东西，这已是早為我們所熟知的东西了，这就是說，它們早已进入到了与意識的关系中，早已成为人的感觉对象了。甚至即使我們不接触它們，我們也能够在意識中回忆起它們。然而相反的，一种东西从未被人所知覺过，因而从来也沒有进入与人的意識的关系之中，仅仅作为客观实在的东西而存在着，或者說潜伏的具有成为意識对象的可能性，却并没有进入人的意識之中，我們怎样区别这一种对象和上一种对象的不同呢？怎样說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轉化呢？第二，世界上的現象是无穷多样性的，但作为动物的感觉对象而存在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相反的，对于人來說，作为人的感官对象而存在的东西却是极其丰富的，这个区别又如何說明呢？第三，人的感觉

範圍雖然比動物寬廣得多，然而對世界的客觀實在的多样現象說，又是極其有限的，人的發展使人的感官對象的範圍日益擴大着，這又如何說明呢？

我們把問題這樣具體的提出來，就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到舊唯物主義哲學在這一哲學基本原理上的嚴重局限性。很明顯，上述基本事實，單純從感覺對象的作用是決不能說明的。正因為如此，舊唯物主義雖然正確地提出了哲學中的這一基本問題，對他們來說這一問題卻是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解決人的本質的問題。只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才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和人的了解，既然人是實踐的動物，這是和動物根本區別的和人本身不斷發展的基礎，那麼外界對象所以能夠轉化為人的感覺對象，就不是因為別的，正是因為人的這種實踐性。人的感性活動，首先應理解成為實踐的活動。

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和一切舊唯物主義者時，指出：“從前一切唯物主義——連費爾巴哈的也包括在內——所含有的主要的缺點，就在於把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觀方面或從直觀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為人的感性的活動，不是理解為實踐，不是從主觀方面加以理解。”^① 這一段話深刻地指明了缺乏唯物史觀的唯物主義的實質。這一段話指明了，只有把感官的對象物從實踐去了解，才能得到說明。在事實上，任何現實存在的事物，當它成為人的直觀對象之前，首先要成為實踐的對象，然後才能轉化為人的意識對象。現實事物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01頁。

人的意識之間的联系是由人的實踐和在實踐中建立起來的。

人和動物所不同的，首先是因為人具有能動的改造自然的特性。人不是在採取自然恩賜的現成食物、消極的適應自然環境中生存的，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在積極地變革自然中維持自己的生活。正是由於這種變革自然的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變革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活動，才使人 and 自然及社會的環境發生了直接的內部接觸，建立起內在的联系，從而把客觀存在的現象轉化成為人的意識的對象。實踐向人提出了深入認識外界對象內在本質的任務，實踐同時又把外界對象的內在本質在變革活動中暴露於人的面前。人的實踐越發展，即人變革自然的活動及與自然的實際接觸越深刻、寬廣，人的意識也越豐富、深刻，作為人的意識對象物的範圍也越寬廣。這也就是說，人自身越發展，人的意識也越發展。由此可見，人在自然的面前，決不是消極的動物，正因為如此，人才有更發展的意識。認識對象的作用是在人主動的作用於自然的活動中實現出來的，意識是在人改變對象的活動中由對象的作用所引起的。即使是動物，對自然來說，也不是絕對消極的和被動的東西。動物的意識也只能起源於動物的生物生存的現實活動中，由於這種活動在本質上和人的活動不同，因而動物的意識和人的意識也就有了本質的差別。

更重要的是，人的實踐不僅是把現存的自然物轉化為意識的對象物的基礎，人的實踐本身還在不斷地能動的創造着意識的對象物。人的勞動不斷改變着外界對象的存在形態，同時也不斷的改變着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人在改變這些對象的同時，就把它轉化為我們的意識對象了。我們今天所看到

的一切，其中有大部分都是人的實踐的創造物。在人的意識對象中，這一方面是具有巨大比重并有決定意義的一方面。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這樣寫道：“費爾巴哈對於感官界之理論上的把握，一方面是局限在感官界之單純的觀照，另一方面是局限在單純的感受，……他沒看到，這環繞着他的可感覺的世界不是直接由悠久所生出的，……却是產業與社會狀況之產物，而且在這種意義內，它在歷史上有史以來的世世代代之營為之成果，之產物，……就是極簡單的‘感官上的確定’之對象物‘例如一株櫻桃樹’都只是由社會的進展，由產業與商業上的交通才為他產出的。這櫻桃樹，和差不多全盤的果木樹一樣，大家都知道是在幾世紀前由貿易上才移植到我們的地域里來，所以是由某一個既定的社會之行動在某一個既定的時期內才出現於費爾巴哈之‘感官上的確定’。”①在同一書的另一地方又寫道：“……費爾巴哈例如在曼哈斯特只見工場和機器，那兒在百年以前應該是只有紡綫車和手織機的，或者是在羅馬大平原只發見了牧場和水淖，那兒在奧古斯特時代應該是一片羅馬富豪之葡萄園與別邸的。”②

這些淺顯的事實，都說明着一個深刻的道理，人創造着什麼，同時就有什麼作為自己的意識對象物；人的“感官界”乃是起源于人的實踐活動。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群益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56—57 頁。

② 同上書，第 58 頁。

从社会实践使主观与客观建立起联系这一点出发，我們可以在意識是对存在的反映原理中看出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在新哲学看来：第一，客观世界的存在，对人來說，不只是一个可被感觉的对象，而且是一个可被实践的对象，并且正是因为它是人的实践的对象，才成了人的可感觉的对象；而人的存在，对客观世界來說，也不只是一个感觉的主体，同时是一个实践的主体，并且正因为人是一个实践的主体才决定它成为一个感觉的主体。这样，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就不单是一个感觉与被感觉的关系，而主要的作为基础的乃是一个实践与实践对象的关系。第二，在这种联系中，人处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客观世界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在感觉与被感觉的关系中，感觉者是处于主动的地位的。这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及人的本質的理解必然得出的結論。

同样的，从这一点也可了解，旧唯物主义虽然提出了意識是存在的反映这一公式，但对他們來說，这并不是由自然与社会的整体認識中概括出来的，而仅仅是从对自然現象的分析中得出的，因而就是具有片面性的結論。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來說，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这同一的結論却具有着不同的更为深刻的和广泛的内容。这也就是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哲学的原因。順便提到，在現在通用的教本及教学大綱中，也并不十分重視这一点。依据一般的观点，把实践的問題归结为单纯是属于哲学根本問題第二方面的問題，作为認識的基础与来源来进行講授。岂不知在哲学根本問題第一方面的解决上，特别是与唯心主义在这一問題的斗

爭上,把實踐的問題導入其中,這正是能夠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不同於舊哲學的根本特點。

再次,由於舊唯物主義在哲學根本問題的解決上,具有上述缺點,這就造成了他們的理論在根本性質上的局限性,即直觀性。

直觀性乃是上述兩個缺點的統一的自然結果。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舊唯物主義者不懂得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甚至不應當認為舊唯物主義者不了解理論的目的在於改造世界。17世紀英國的哲學家培根就曾明確地說過,要征服自然,就必須認識自然。他說:“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合為一體;因為我們如不能發現原因,就不能產生結果。要想指揮自然,必先服從自然。”^① 17世紀以後的那些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也有很多認為哲學是以指導改造自然甚至改造社會為宗旨的。然而舊唯物主義哲學本身却並不具有這種性質。這是因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問題,不單是一個理論對待客觀世界的宗旨、態度問題,或者是哲學家研究理論的目的問題(當然這方面是必須的),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一個關於哲學理論自身的性質問題。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必須是從理論自身所具有的與實踐的內在統一性發出的。這在“意識是對存在的反映”這一公式來說,它是否能夠起到對於實踐的真正指導作用,首先決定於在這一理論內容中是否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關係。哲學理論的特點就在於它對人們的一切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對人們從事的實際活動和其他理論活動的根本態度起

^① 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版,第97—98頁。

着根本的指导作用,如果在关于意識根本实质的理論中,不能够表现出意識对实践的客观联系,那么这就是說这一理論本身还不是完全科学的,因而也就不能起到真正指导实践活动的作用。費尔巴哈把意識和存在的关系归結为人和人以外的存在对象之間的关系,認為意識是存在的属性,它既是人的自身的客观实在的属性,又是人以外的客观对象的产物。但費尔巴哈却忽略了人对外界对象的联系所以能够建立起来的客观基础,因而就把人的能动的实践性完全抛掉了。試想,这种科学性与实践性处于分离中的理論,把人看作消极的而把自然看作积极主动力量的理論,应用到实际中如何能指导人的实践呢?这种消极的理論只能使人們产生对于客观实际的消极的态度,而决不会指导人們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出发并把它当作一个实践着的对象去把握。所以馬克思在“費尔巴哈論綱”中說:“所以結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真正感性的活动。”^①这就是說,正是旧唯物主义所缺乏的这一方面,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方面,被唯心主义轉化为純粹意識的能动性而表述出来了。

这一問題只是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找到了正确的表現。因为理論与实践的这种統一关系,既然是体现在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理論的内容之中的,这就是說,馬克思主义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01頁。

的哲学完全統一了科学性与实践性,而只有在这种統一中,才能真正产生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从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来,意識作为存在的属性,这就是說它是存在在发展中由于具有了物质实践性的自然产物;意識作为存在的反映也同样,这是說意識不过是人对外界对象能动作用的观念表现而已。从这里很自然的可以了解到关于意識是实践发展所必要的一个起着服务作用的条件的道理。从这里也很自然地决定了人們必須从主观能动作用出发去把握客观对象的态度和立場。因此,当我们說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改造世界为任务的科学,这决不是說这一任务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强加在哲学身上的,同时是从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容中自然产生出来的結果,因为这正是这一哲学的科学性(或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統一)的表现。

以上說明了由于缺乏唯物史观所造成的旧唯物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基本缺点(至于其他的缺点沒有必要在此一一列举);同时也說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在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上所起的影响作用。

把上面的分析归纳起来,可以作出下面的結論:

旧唯物主义理論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这一方面表明了他們的唯物主义理論在内容上的不彻底性,同时也表现了他們的唯物主义理論的片面性。由于缺乏科学的社会知識(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就使他們的唯物主义不能成为包括一切領域在内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理論。旧唯物主义理論在实质上只是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而非概括了自然和社会这一世界整体的唯物主义。在哲学根本問題的解决上,旧唯物主

义所了解的存在,只是自然的物质存在,而不包括社会的物质存在;旧唯物主义所了解的意識,也只是生物的意識,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人的意識(如人的社会理論,政治法权观点,宗教、道德、艺术等等观点就在事实上包括不进去)。

旧唯物主义的理論所以不是科学的理論,这不单是因为在他們的哲学中缺少关于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論这一部分,而主要是說,由于缺少这一科学基础,使他們的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理論來說,在性質上就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內容,并且是沒有得到彻底解决的理論。旧唯物主义理論在形式上,当然也具有一般的世界观的外貌,并且他們自己也把类似如“存在决定意識”这样的原理說成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存在的最高原則,但这只不过是他們主观的从外面人为的加給这些原理的論断,他們既然还处在对社会的主观虛构的認識中,也就沒有能力把他們的世界观提高到科学水平上来。

同时,由于关于社会的理論尚沒有作为科学理論形成起来,他們不可能創造出統一的关于世界各个領域的一般的哲学理論体系,这就决定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在构成上必然是由两部分結合成的,即:一是自然观,一是社会观;决定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内部的自相矛盾性,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社会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即半截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历史观或社会学作为一个組成部分包括在哲学中,用来补充他們并非普遍的一般哲学理論体系,乃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完全改变了哲学发展的这种矛盾情况。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哲学的发展具备了社会科

学的理論基础(虽然社会学、社会历史观并非全部社会科学),这首先使克服旧唯物主义哲学在基本理論上的那些缺点,有了可能。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而把哲学基本原理提高到了科学水平上面。其次,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提供了概括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本質而形成統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觀的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理論貫徹到社会領域的研究方面,从而就把一般唯物主义的原理扩展到了一切方面,使唯物主义成为具有真正科学概括性質的哲学理論。

我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哲学对象发展中的矛盾,由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解决了,哲学走上了真正意义的从世界的共性研究統一世界的科学发展的道路。

这个新的哲学,即科学的哲学就是辯証唯物主义。

四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

上面关于科学的历史、主要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叙述,表明了:馬克思与恩格斯从唯物辯証法的基本思想出发,在总结革命实践經驗以及繼承先前理論遗产的基础上,由于解决了社会的及人的本質問題,以及利用了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从而就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根本变革。而这一变革不单是在哲学发展的方面,同时表現在社会学发展的方面,表現在自然科学的发展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本文沒有直接关系,这里仅从哲学与社会学的发展來說。

关于存在与意識的关系問題，固然是哲学的根本問題，这一問題还在几千年以前就为人们所注意并加以研究了，但这一問題的正确提出不过是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事，而这一問題真正的科学的解决，却又只是百年前的事了。

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的認識到存在对意識的关系問題，并正确的把这一問題归結为本质上是人的問題，应当归功于費尔巴哈。費尔巴哈从意識是存在的反映、意識是存在的属性一点出发，抓住了解决这一問題的关键，他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人的感觉对客体的关系問題，具有感觉的人这一物质实体对于人以外的物质实在的关系問題。費尔巴哈以人对人的关系为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以人和自然为哲学認識的最高对象。馬克思对于这一点曾指出，費尔巴哈“奠定了真正的唯物論和真实科学的基础，因为費尔巴哈同样把‘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当作理論的基本原则”^①。能够意識到这一点，在哲学的发展上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关于人(主体)与人自身的意識的关系問題，这正是存在和意識的关系問題以及解决这一問題的中心实质問題。存在和意識的关系問題，虽然是直接关系到解决世界的本质的基本問題，但如果不把它归結到人的本质的問題，这一問題的中心以及解决这一問題的关键就还是没有找到的。因为如果脫离了人对世界现象的感觉問題，也就根本无所谓哲学的根本問題了。存在和意識的关系——关于世界的本质問題，只有在人对世界的認識中，即在所謂認識

① 馬克思：“黑格尔辯証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頁。

論的範圍內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第二，如果不把人的本質問題提出來，那麼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雖具有普遍的意義，却並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觀性質。在此以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們，對於存在與意識關係問題的研究，向來是從自然開始停止於自然，這就使他們一方面不可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不可能把哲學提到科學世界觀的高度。費爾巴哈正確地提出了這一問題，這就為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並根本改變哲學的性質提供了可能性。

但這一問題費爾巴哈卻是解決不了的。如前所述，他把人的社會性的問題提出來了，卻只能從自然性方面去加以解決。解決這一問題，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功績。從費爾巴哈的哲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也就是從人本哲學向實踐哲學的發展。在哲學史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次從人及社會的本質的立場上解決了哲學根本問題。

這裡我們需要着重指出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由於從人的本質問題方面徹底解決了哲學基本問題，這一變革的實質不僅在於唯物主義哲學的根本內容上，這一點在前面已經分析過了，同時，由於這一問題的解決也把哲學對象及哲學社會作用的根本變革徹底完成了。這兩方面的統一，才是哲學科學與舊哲學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以前，舊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事實上都是由自然觀和社會觀兩部分組成的，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由於把社會歷史觀中的唯物主義基礎，內在的概括在一般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內容之中，這就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能夠成為真正意義的以世界整體的統

一性为研究对象的世界观科学。

所以,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来說,它不再是分割为几个独立部分的各个独立理論的綜合体系了。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科学一样,它亦不过是研究世界的一个方面的科学,所不同的,只是这一个方面不是关于世界的某一个个性方面的規律,而是世界的基本方面,即共性方面。

这就是說,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在內容上和旧哲学不同,在研究对象上、从而在哲学这門知識体系的性質上也和旧哲学根本不同。

其次,由于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人及社会的本質問題,这同时也把社会学推上了独立的科学发展的道路。

如前所述,在馬克思主义以前关于历史的理論(如同自然哲学以及其他各种“哲学”一样)是在哲学中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发展的。这是由于在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尚沒有奠定自己的科学基础时,即当人們还没有把握住如人、社会、人性等基本范疇的客观內容时,社会学决不可能脱离对于哲学的直接依賴而独立的发展,在这时只能用主观虛构、从哲学体系的一般理論中引伸出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不但社会学必須是如此,任何一个新东西,总是要在旧东西内部孕育成熟以后才能产生出来的,自然科学在其未成熟以前也曾經经历了这同样的过程。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关于社会及人的本質的問題的科学解决,这就意味着奠定了認識社会复杂現象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論基础。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旧哲学在社会了解上的幻想的虛构,而使社会学第一

次切实的把握住了它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同时也就取消了旧的所谓历史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即科学的社会学是以社会的统一性为研究对象，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为任务的科学。恩格斯曾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这样的说明：“……我在英文中也如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来表示这样一种对于全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变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动力，乃是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①。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实质，最明显的叙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

现在我们把这变革的两方面统一起来，就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事实上是一举完成了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解决了在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而就把社会学推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观变革的同时，又解决了在哲学发展中所遗留下来的根本矛盾，从而也把哲学推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而这变革的两方面的实质正是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在相互适应的统一中的形成，同时，也就是它们在科学部门上彼此分化的开始。如果说在哲学的变革过程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103页。

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也不会有作为科学的哲学的辯証唯物主义产生；那么，由于在形成以后它們所各自确定的不同研究对象以及不同的科学性质，又使它們必然要各自走上相对独立的科学发展道路。

从后一方面来说，它們彼此的分化同样是由它們的統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决定的。

就它們的科学内容来说，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为了完成哲学的变革（从对哲学的作用这一角度说）并作为哲学本身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在解决哲学矛盾同时所确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象却远远超出了哲学内容的范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門已形成的科学，正如現在通用的定义中所表明，它是“关于整个社会、关于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是研究一般規律的理論科学，而对哲学来说却又是研究个别規律（世界之一部分社会的規律）的具体科学了。第二，特别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所改变了的哲学对象，直接排斥着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包括于哲学内容之中。以前的哲学所以把社会历史观包括在自身内容之中，这在哲学本身的不发展中就存在着必然性，既然辯証唯物主义已經形成真正以世界的共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社会学包括在哲学之中，就不但要束縛了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亦将損害了哲学科学的性质。

就哲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要求来说，第一，如果说在社会学未形成一門科学以前，它不被包括在哲学体系之中就不能前进一步，那么，在它具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以后，就只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作为一門独立的科学才能得到发展。因为它要

想彻底突破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联系的局限，就只有通过自身对于社会发展的特殊研究来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在哲学观点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研究来丰富自己的内容。第二，对于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哲学曾经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实现了走上科学道路的根本变革，但是，如果说哲学作为科学的发展还在开始，这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发展亦处在开始阶段是相适应的，那么，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处于开始阶段的历史学就不能完成提供哲学以历史理论材料的任务了，哲学的发展要求更为发展的社会理论作为自己的科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和曾经从哲学中分化出去的自然科学一样，这也是为哲学的发展所要求的。

认识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形成科学以后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处于新的关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就是哲学科学的别名。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亦即社会学科学的别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应当是：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科学（具体科学部门）和哲学的关系，具体说就是社会学和哲学的关系。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由它们的内容所决定的客观关系。我们如果想要真实的反映它们的关系，就必须从这种关系出发去了解它们的联系形式。

在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历史关系及其作为独立科学部门的关系以后，现在我们就有可能回头来说明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出的问题，有可能提出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一般论断是否正确的问题了。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分析的一切内容，我们会很自然的看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这种说法的矛盾，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按：这里显然脱落了哲学二字）是一门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认识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所研究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①这里一方面承认哲学是研究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同时又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部分，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分呢？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哲学”之中呢？这既没有反映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变化关系，又没有反映出二者科学内容之间的固有关系。在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也是这样论断的。例如该书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随时随地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并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但同时却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

① 朱天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统一性”，载1955年11月2日“光明日报”。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苏維埃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于光远在他所写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書中也是这样論断的。他說：“哲学和任何一門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不同，它的任务不是去解釋某一类自然現象或社会現象，找出它們发展变化的規律，而是去解釋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現象、社会現象和精神現象）。……哲学要回答的問題是：‘世界整个說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①当然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作者又說：“到了馬克思哲学产生出来之后，哲学的对象就很明确了。它主要包括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②（这里对象又显然应为組成部分。）

不能不說，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如果我們不反对哲学对象是世界的一般規律，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就不是哲学的一个組成部分。

科学是物质运动的內在联系和关系的反映，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着科学部門的多样性。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过，科学的分类就是以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为依据的。誰都知道，物质运动有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等五种基本的形式，每一种基本的运动形式中又包含着更为具体的运动形式。而所有这些运动形式的对立統一就构成了物质世界的整体。

和构成世界整体的各个运动形式相适应，关于科学認識

① 于光远：“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 頁。

② 同上書，第 29 頁。

就有了下述两大类：

第一，关于世界整体的共性、统一性的知識体系。

第二，关于世界个别方面、特殊性的知識体系。在这里又包括两类：适应每一基本的运动形式有一門基本的理論科学，适应每一基本的运动形式中所包括的各种从属的运动形式，又有各門更为具体的科学部門。

1. 力学的知識体系，其基础科学是力学。

2. 物理学的知識体系，其基础科学是普通物理学。

3. 化学的知識体系，其基础科学是普通化学。

4. 生物学的知識体系，其基础科学是一般的生物学。

5. 社会科学的知識体系，其基础科学是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类科学（即哲学）是在科学中属于最概括的、研究范围最广泛的知識部門，是反映一切运动形式的基本实质和共同規律的科学，是其他各門科学的总结与概括，又是其他各門科学的一般方法論基础。第二类知識体系，它們在对哲学的关系中，是研究世界运动各个特殊形式的規律性的科学，它們的研究对象处于相互“并列”的地位。所有这些科学都各以其特殊的内容表现着哲学的一般内容，并以“并列”的研究对象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就五种基本的运动形式的发展說，固然表现着由低級到高級的发展序列，在高級的运动形式中包括着較低的运动形式，但由于它們各自具有特殊的規律性，因而反映这种特殊規律的科学部門却并不相互包容，也沒有种属的关系①。

这样看来，以社会运动一般規律为对象的社会学（历史唯

物主义)就其科学内容来说,和研究其他运动形式基本规律的力学、物理学、普通化学、生物学等等一样,它们既和所隶属的具体科学部门有基本相同的关系,又和哲学处于同样的关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并不存在特殊的理由,有什么根据把它包括在哲学中呢?

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算作哲学的一个部门,就会出现这样的科学分类:

研究世界共性的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及研究
社会运动形式一般规律的
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1. 研究机械运动形式的科学
2. 研究物理运动形式的科学
3. 研究化学运动形式的科学
4. 研究生物运动形式的科学
5. 研究社会运动形式的科学
(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

这里不是对科学分类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想从这种一般的划分中说明各基本科学部门与哲学的关系,并表明把社会学包括在哲学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这种划分里能够看到,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哲学部门之中,是没有特别的客观根据

① 至于根据新的科学材料是否需要运动形式作新的划分,或根据认识的深入,另列出一类“过渡的”以研究由一种运动向另一种运动转变的特殊科学类别,这对本文讨论的问题是无直接关系的,因而这里不便加以分析。

的。因为如果说社会学对于其他的科学部門并不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那么,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哲学之中,同样有理由把物理学、化学等等包括在哲学之中。而这样的哲学又如何能称得上科学的哲学呢?

世界是一个諸多現象差別的对立統一體。人类对于世界的認識只能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进行,这就形成了所有各門具体科学。当着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概括的反映存在于各具体科学内容之中的世界的統一联系,就形成了哲学这一特殊的科学部門。科学認識发展的特殊性是表现在:人們最初的不完善的認識,并不能区别出世界所固有的諸多方面的特殊性,因而就形成了作为綜合知識体系的哲学。这样就决定了看来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起初是从哲学中在哲学的帮助下分化出来各門具体科学,然后在科学深入于世界內部揭示出了各方面的个别規律的基础上,又推动哲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科学发展的这个道路,正是反映了客觀世界固有的对立統一的辯証联系。世界的一般联系,正是体现在各門具体科学所揭示出的具体規律之中,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世界本身固有的联系才能在科学内容之中显示出来。因此,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确定与改变,这都不是可以由人的主观任意規定的。科学之間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它們的科学内容中所固有的相互联系。科学发展到揭示出了世界一般联系的程度,它最后必然否定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必然推动哲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就在哲学研究的範圍上完成了最后一个变革。关于这一問題,恩格斯曾写道:“……馬克思的历史觀在历史領域給了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正如对

自然界方面的辯証法观点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无用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現今無論在哪方面的任务，都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本身中去发見这种联系。这样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驅逐出去了的哲学，就只保留有一个純粹思想的領域，而仅仅为：关于思維过程本身的法則的科学，即邏輯学与辯証法。”^①恩格斯这里所講的，剩下的邏輯学和辯証法显然是指在旧哲学的分化中遗留下来的不能归属于任何实証科学的部分，而不是指新哲学的两个組成部分。在哲学对象变革以后的科学的哲学，就只是辯証唯物主义。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放在哲学之中同时是違背認識发展的規律的。

在这里很自然地会使我們联想到事物发展的規律的另一个方面：任何新东西，在其于旧事物内部蘊育成熟以后，必然要分立出来形成独立的东西，但是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在其充分成熟以后，也只有突破旧东西的束縛才能独立出来。在社会生活和科学認識的发展中，新东西特别要受到主观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留难，不为人們理解和不被人們承認。自然科学在其发展中，曾經经历过这一过程，最初人們把自然科学的独立看作是对“哲学”的“反动”，历史唯物主义現在的分化也同样是如此，虽然在性质上有不容怀疑的区别。应当說，在現在历史唯物主义沒有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分化尚未成熟，而首先是和人們这种主观的阻难密切联系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8—69頁。

着的。

視历史唯物主义为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分的观点，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甚至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但是，任何錯誤的認識也总是能够找出它所需要的理由来的。問題正在于这个“理由”本身。

人們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哲学的組成部分，首先有着这样一个理由，他們認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辯証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領域中的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应用科学，自然要包括在哲学的組成部分中了。例如有的文章这样說：“唯物主义辯証法和辯証唯物主义一样，不仅研究任何运动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及其一般形式，还研究这些規律在三个科学認識領域中的具体应用：唯物主义辯証法用于自然科学，就成为自然辯証法，有时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科学的哲学’；用于人类历史、整个社会科学，它成为社会生活的辯証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应用辯証法，就是揭示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辯証关系。用于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学和認識过程，唯物主义辯証法就成为辯証邏輯，它的任务是揭示主观的辯証关系。这样就能更紧密地、具体地、分門別类地闡明哲学和所有其他科学之間的內在联系。”^①于光远同志基本上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历史唯物主义归入哲学中去的。他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書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辯証唯物主义在社会領域

① 勃·凱德洛夫：“論科学的分类”，“学习譯丛”1955年第10期，第37頁。

内的具体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本来也可以說是一門独立的科学,但是現在我們把它和辯証唯物主义合在一起,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里作者想提出一个看法,这就是在哲学中还应包括研究自然界发展一般規律的学科。……专门研究自然发展一般規律的应该有哲学专门的分科。……除此以外,形式邏輯应该成为哲学的一个分科。”^①这里和上述观点的区别仅仅在于:他同意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形式邏輯等具有“独立”的科学地位,但認為这是哲学内部的“独立”分科;他没有提到辯証邏輯,而用形式邏輯代替了辯証邏輯。

归納起来,这种观点的理由不外这两个,第一,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辯証唯物主义在社会領域内的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是社会的“客觀辯証关系”;第二,是因为研究一般規律的哲学,不能不同时研究一般規律在个别領域中的“具体应用”,“这样就能更紧密地、具体地、分門別类地闡明哲学和所有科学之間的內在联系”。

关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之間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是否必需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哲学之中的問題,在前面已經分析过了。这里只需要针对上述理由补充下面两点:

第一,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是辯証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現象上的应用”这一定义的理解問題。

① 于光远:“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6—30 頁。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内的具体应用”这一公式，在本质上自然是无可非难的。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公式或定义却并没有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质。很明显，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用逻辑演绎的办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对社会历史进行了具体研究的结果。我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首先是从这一点出发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质并未在上述定义中全面揭示出来。特别是上述定义并没有确切地反映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当然在定义中关于这一点有着一般性的规定，如“在社会领域内”的应用，但这一点不单可以用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原封不动的用来说明政治经济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也是未尝不可的。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这一定义不正确，而是说，如果把这一公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并从这一定义出发去规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那就是不正确的了。如果说，这一定义所揭示的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联系这一方面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公式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使用的。

但人们在应用这一定义时，却往往喜欢把它绝对化。我们不能不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具有独立的科学地位，必须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而从属于哲学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点造成的。因为如果过分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之理论演绎结果的性质，很自然会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理论内容从而得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独立科学地位的结论。

第二，也許上述观点并不是从这一点出发把历史唯物主义归入哲学之中的，因为他们并不否認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科学内容，如于光远同志同样承認“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規律并給社会发展以唯物主义解釋的科学”，而只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固有的科学内容中体现着辯証唯物主义的应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联系哲学和社会科学、即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引入到或貫徹到社会科学中去的桥梁了。哲学如果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更紧密地、具体地”和历史科学联系起来。

这里涉及到了科学的一般联系問題，有必要专门談談。

我們决不否認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所占居的这种特殊地位(正因此，才叫作社会学)，但如果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辯証唯物主义的应用，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哲学之中，这却是沒有根据的。因为在事实上，有那一門科学中沒有体现着辯証唯物主义的应用呢？辯証的規律既然是世界任何现象发展的最为一般的規律，难道会有不揭示“辯証关系”的科学嗎？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接着应用关系来确定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同样可以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归入哲学之中，而这样就只好退回到以前的包罗万象的旧哲学怀抱中去了。但是，我們从上述引証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到至少是这种傾向的萌芽(或者說是旧哲学影响的殘余也是一样的)。例如在勃·凱德洛夫的文章中，就显露出了这样的思想，当他說明了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辯証邏輯諸科学必須包括在哲学之中以后，紧接着又說了下面一段話：“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辯証邏輯(同認識論一样)，当它們被应用于研究社会

意識的个别形式的、較為狹隘的社會科學領域時，就成為哲學的特殊部分，例如倫理學（應用於道德的領域）和美學（應用於藝術觀點的領域）。整個唯物主義辯證法及其每一種具體的運用，都以對任何問題採取歷史觀點為前提，並且也是按照歷史的原則來闡述的。”^①（重點是引者加的）這裡沒有把自然科學包括在內，顯然是因為自然科學早在辯證唯物主義科學產生以前就已獨立出去了，因而談不到“應用”的問題（但即使早獨立出去的自然科學，在其內容中同樣體現着辯證唯物主義的應用）。雖然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外了，然而哲學作為綜合知識體系的性質，却並不因此改變，因為在這種意義下的哲學亦並不是以世界的共性和統一性以及一般規律為對象的科學。順便指出，由於人們不敢果決地承認或者說並未自覺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引起了哲學對象的根本變革，當着人們談到辯證唯物主義對象時，一般都認為是自然社會與思維的一般規律（或者再加上給予唯物主義解釋一句），但在解釋作為科學的哲學之研究對象時，就不這樣提法了，常常用一些模糊的說法來作為定義，如在阿歷山大羅夫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一書中，對哲學下了這樣一個含混的定義：“哲學是世界觀，也就是關於整個世界及其規律的觀點、觀念的總和”^②，就是由這種原因造成的。

在事實上有沒有必要把一些“本來”已獨立的科學部門，

① 勃·凱德洛夫：“論科學的分類”，“學習譯叢”1955年第10期，第37頁。

② 阿歷山大羅夫主編：“辯證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頁。

由于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就归属于哲学之中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原理，即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来说明科学之间的联系问题。

在现实中的任何一个现象，都必然是一个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体：即在现象的特殊性中贯穿着构成个别现象的共同本质的一般性质，而一般性又只能够存在于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具体现象之中。个别是一般性的特殊的具体的存在形态，一般则不过是其个别形态中的共同实质、个别表现的本质的概括。世界是一个由无限的错综结合的对立统一的联系构成的整体，任何一个现象也是如此。从现象之间固有的这种联系就可以了解，任何科学部门，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只要科学揭示出了现实的某种规律性，即使是世界一个部分的个别规律性，它在内容中就不可避免的包含着与其他现象的内在联系，并通过科学对象的这种联系而处于与其他科学部门密切联系的关系中。特别是对于那种研究对象比较相近的邻近科学部门，更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科学部门之间，由于其研究对象所固有的一般个别的相互联结，而体现着“概括”和“应用”的联系。研究范围较广的科学，对于研究范围较窄，并隶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之内的科学部门来说，就是研究一般规律（相对的）的科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社会科学的关系就是如此；但当它相对于研究范围比它更广、并包括它的研究领域在内的科学部门来说，即对哲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又表现为个别的或具体的规律了。其他的科学可以依此类推。这种研究对象上的相互联结，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表现，就不能不是相互渗透的统一和联结的

关系：在研究对象較广的科学部門中，内含的概括着研究范围較狭的科学部門的規律的普遍实质；在較狭的科学部門的研究成果中，体现着較广的科学部門的一般規律的具体应用。正因为如此，較低科学部門就构成了較高科学部門的必要科学基础，而前者則以后者为理論的基础。哲学和所有一切其他科学的关系就是如此；研究每一运动形式基本規律的基础科学对于研究該运动形式的其他科学同样具有这种指导作用。黑格尔对科学曾說过这样有名的話，他把科学比作是关闭在自身里面的圓，每一圓的断片自身又可以形成一圓。科学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并列的，而是相互渗透互相交叉的諸圓的关系，即圓中之圓的关系。列宁在“哲学筆記”中着重指出了这一思想：“科学是圓中之圓”。这就說明，任何科学在其内容之中，就已含有了与其他科学的“包容”关系，这是科学之間关系的本质。对于哲学來說，它从自然出发，然后引伸到以实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最后又通过这終点与起点相接，而形成了哲学中一切帶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通过这些范畴解决着世界的統一的本質及其多样性运动的一般規律性問題。这就是哲学的所謂自我封闭的科学的圓。从这里可以显然看到，在哲学这一个圓所具有的各个环节上，每一独立环节又自成一圓，如社会的发展，生命的运动等等，这样从哲学内容自身就与其他一切科学密切联結着，从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过渡到一門新的科学上去。应当說明，这种科学的关系正反映着各种运动形式的内在联結关系。

但是，科学在内容上的这种相互“包容”的关系，即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关系，却絲毫不否定任何一門科学的独立性。

科学在内容中的这种包容关系，并不互相吞没。这是因为：虽然个别规律中包含着一般规律的内容，但研究个别规律的科学却并不以这一般规律为中心内容；反之亦如此。并且，在研究个别规律的科学中，一般规律是体现在它的具体范畴中，当它独自形成一个圆以后，以一般规律为对象的科学虽包括了这圆的中心，而它的内容却并不为一般规律的圆所容纳。

由此可以了解，科学的关系不过是科学内容之间联系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科学在其固有的内容中就表现着与其他科学的联系，并且，科学的联系首先体现在科学内容之中，那么，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应用科学，为了联系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便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科学地位，这就是没有根据的了。

历史唯物主义即使不包括在哲学之中，它同样在内容中体现着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把科学的独立看成是科学的孤立，象这样的附设“应用科学”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此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观点，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责难，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所以根本不同，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克服了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质上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如果从哲学中取消了这一个组成部分，就无异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区别，而使唯物主义退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面。

更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证明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体，好象一整块鋼鐵一样，如果認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組成部分，这就破坏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統一。

这种說法，看来是很有根据的，并且是提出了一个原則問題，因此也有必要談一談。

究竟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独立的科学，是否就是取消了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統一关系呢？根据上面第二、三两部分中的分析，就可以完全回答了这一問題。

列宁确曾說过这样的话：“唯物主义一般地承認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識、感觉、經驗等等的客观实在的存在(物质)。历史唯物主义承認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識的社会存在。在这两种場合下，意識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最好也只是存在的近乎正确的(相应的、观念上确切的)反映。如果不离开客观真理，不陷入資产階級反动欺騙的怀抱中去，就不能在这个由一整块鋼鐵鑄成的馬克思主义哲学中除去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本质部分。”^①

当然这是完全对的，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优越于旧哲学的地方正在于此。但問題是在于应如何了解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統一，究竟这統一的实质是什么呢？

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辯証唯物主义在产生过程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为其前提之一的，这是因为，解决关于存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35 頁。

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问题，最后集中到了这一问题上，即关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的问题上，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科学的说明意识作为存在的属性和反映的基础与基本内容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立是绝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建立，又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产生为基础，因为关于社会及人的本质问题，没有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也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关于社会本质问题的解决，同时就解决了这两门科学的基本矛盾，把它们同时推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里说明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决不是指在形式上的彼此联结问题，例如共同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成中。因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在旧唯物主义哲学之中，社会学才是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统一首先是指内容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联系，就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相互渗透着对方的影响：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中，内在的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溶化着关于社会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同样内在的含有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质。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表现在，无论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中，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有着一个同一的思想作为共同的基础。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中心内容的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哲学出发点，是它全部科学内容借以建立的基石；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心内容的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的原理，又成了辯証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識原理能够形成的科学基础和基本內容。辯証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識原理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發揮，就可以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原理的本质的概括就可以过渡到辯証唯物主义。

我們所以說这种統一主要的并不是指組成部分上的“統一”，是因为这两个原理虽然互相渗透着，但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这两个原理基础上所作的不同方面的發揮而构成的不同的理論体系，辯証唯物主义仅仅从前一原理关系到了后一原理的一定限度內才是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只是在后者关系到哲学理論基础的問題上才被包括于辯証唯物主义中的。無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除了这种共同的互为基础的联系外，又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科学內容。

这就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統一的實質，我們認為列宁所說的“一整块鋼鉄……”首先就是指这一点說的。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当具体說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統一內容时，也正是这样說明的。如列宁說：“意識一般地反映存在——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題。我們不能看不到这个命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題——即社会意識反映社会存在——是有直接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的。”^①

从这里可以証明，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独立的科学看待，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32 頁。

这和割断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正如胚胎在母体中成熟以后的诞生丝毫无损于母体的完整性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中独立出去，既没有从哲学中肢解了某一个基本命题，也不意味着要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相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发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更为具体的展开。

同时，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在其形成中，就在自身的内容中概括的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那么，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时，这本身就已和旧哲学区别开了。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企图割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例子。大家知道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唐诺夫等人，都曾有过使用这种办法来摧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企图。列宁曾和这种企图作过尖锐的斗争。然而这种割裂却决不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两个组成部分，而恰恰是在于对内容的分裂上面。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是从其他方面——可以这样说——碰巧地接近到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他们摄取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摄取了还不如说是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而没有认清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他们愿意作上半身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身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唐诺夫那里，‘上半身’是的确庸俗化了的并且被唯心主义大大腐烂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所伪装的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

詞句所粉飾的唯心主义。”^① 这里說的很明显，他們是企图抛弃辯証唯物主义，而以唯心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或者相反，抛弃历史唯物主义，使辯証唯物主义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这才是对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割裂。对于这种調和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企图，即使在現在或在将来，也必须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卫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应順便指出，一些人在这一問題上曾不自覺的走向“因噎廢食”的极端。他們为了維護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統一，往往連科学内容的联系和科学部門的分化也不加以区分，因而使他們踏步在一个老旧的公式上，看不見或不愿看見科学发展的新的客观必然趋势。

和这种責难相联系的，还有一种說法，这种說法認為：馬克思主义理論是由三个組成部分构成的，即哲学（包括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經濟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論，列宁曾經明确的指出过这一点，如果承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就和列宁的提法直接違背，并会破坏馬克思主义在組成部分上的完整性。对于这种意見，我們只想說明以下这几点：第一，科学永远是变化的，特别是具有显明的发展特点的馬克思主义理論，更是不断前进的。既然馬克思主义理論内容不断的发展着，也就不能把馬克思主义的組成部分固定在某一阶段上。因此对于列宁关于三个組成部分問題的提法，必須历史的对待。第二，我們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定义的变化中，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39—340 頁。

也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列寧在 1914 年這樣寫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觀點與學說的體系。……這些觀點總和起來，便構成了作為世界各文明國里工人運動理論和綱領的現代唯物主義和現代科學社會主義”^①；在 1938 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對於馬克思主義曾作過這樣的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②而斯大林在 1950 年則作了這樣的說明：“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③定義本身不能說明一切，但它的變化卻反映了理論內容的豐富與發展。很明顯，單從上述定義來看，馬克思主義也不應當看作三個組成部分。關於這一問題尚有不同的看法，同時本文亦不宜討論這一問題。這裡只想說明，應當從上述定義中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實質。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來說，它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的科學的別名。第三，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特別是由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建立，开辟了社會科學發展的时代，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

①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9 頁。

②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71 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55 頁。

科学部門，如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权的理論、关于經濟的各种科学等等，能否把这些科学从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范疇中排除出去呢？如果認為它們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所包括的科学，又如何溶化在三个固定的組成部分中呢？因此，如果不能把馬克思主义看成是某种抽象的僵硬的固定理論体系，也就不能停滯在三个組成部分的固定公式上，就不应当因为“公式”而停止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的发展。

1956年12月

再論辯証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論必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社会学即科学的社会学

刘丹岩 高清海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由刘丹岩口述的，經過共同研究，由高清海写成，最后經過刘丹岩审查而完稿。

关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問題，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应当包括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中的問題，我們曾分別写过两篇文章，比較全面地說明了我們的看法。第一篇是“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第二篇是“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統一和分化”。第一篇文章从糾正对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曲解和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內在联系方面闡述了不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問題；第二篇文章着重从哲学科学的历史发展方面闡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即科学的社会学必須从科学的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問題。我們所写的这篇文章，是想要再就下面三个問題，作进一步的說明。这三个問題是：关于对科学分化和科学分类的基本認識問題；关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各自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问题；关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科学的社会学的重大意义及其作用问题。

* * *

在历史上,任何科学研究的对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門科学,在开始产生的时候,它所研究的对象,都必然有些模糊不清,因而,它的研究范围也都是不十分清楚的,人們对于这門科学研究的对象的認識也是不可能十分确切的。尤其是在人类科学認識开始发展的时期,即科学萌芽产生的初期,由于“学問”尚沒有分科,更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好处是:各門科学非常密切的結合在一起;而它的坏处,即同一问题的反面,則是:各門科学(即各种不同的認識部門)的界綫是不够清楚的。随着人类認識的逐步深入,随着学問的日益发展,人們逐渐开始了对籠統的“学問”的分別的研究,各种不同的知識于是开始了分化,即开始了“学問”的分科。然而也并不是在科学分化的一开始,各門科学就分得很确切。人类的認識不是直綫发展的。并且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即:着重注意了它們的区别,同时却又忽視了它們的联系,正如在以前着重注意了它們的联系而对区别注意不够一样(当然要說明,开始时着重其联系方面,而在以后反过来着重注意到了它的区别一面,这都是由認識的发展規律所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在随着学問的分科,各門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后,人們才逐渐認識到,为了要确切的区别开各門不同的科学,必須同时懂得它們在科学分类中的联系;并且只有經過了对于科学之間的区别、联系的反复的研究,才能够在各門科学之間既分得更清楚、又

联系得更密切。同时,科学的发展总是部門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細,而这也就越来越显示出了科学之間的密切联系。因此,在科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明显地显示出这样的一种客观要求:科学越是发展,分門別类的研究越細致,也就越需要把这些細致的分門別类的研究再加以綜合,进行統一的研究。而把一切科学統一起来,从整体去認識客观世界的科学,即把科学綜合起来,作为对各門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这門科学,就是哲学。

这就是說,在全部科学的范圍內,也同样經歷着分析綜合、再分析再綜合这样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認識的这样的发展,每一門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也就不断地在改变着、修正着,而随着我們認識的更加广闊和深入,我們对于各門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認識,也就必然由不确切到比較地确切、由比較地确切到更加确切;科学与科学之間的界綫总是从不太明确到比較地明确、由比較地明确到更加明确;科学研究的范圍也总是从不太清楚到比較地清楚、由比較地清楚到更加清楚的发展着。这个发展进步就全部表現在各門科学研究的具体內容上,特別明显的在各門科学的定义上面表露出来。由于認識的越来越加具体深入和全面,各門科学的定义也就随着越来越加具体和确切。

上面这些就是我們考虑了人类整个認識,包括各种科学在內的发展历史以后,所抽引出来的一种概括的認識。这种認識不单是在解决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及其对象問題时是必須具备的,同时也是在解决任何科学对象及科学关系問題时所不可缺少的認識。

現在讓我們就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及其關係問題來加以具體論述。辯證唯物主義是人類認識長期發展到了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大工業生產有了發展和工人階級出現並成長起來的時候，所達到的對於哲學的理解。從人類產生了哲學理論開始到對哲學作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哲學研究的對象、哲學研究的範圍以及關於哲學的定義，都經過了很多的變化。概括起來，可以看到它主要經過了下面這幾個變化階段。第一，科學和哲學未分的時期。這時的科學和哲學綜合在一起，哲學是作為學問的結論而出現的。第二，由於科學的分化發展但尚不夠成熟，以及由於哲學的保守所造成的科學與哲學互相對立的時期。這種對立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由於科學的分化、發展否定了舊哲學，而另一方面哲學卻仍力圖包攬各門科學。歸納這一時期人們關於哲學與科學的關係的認識基本上不外是這三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認為所有的科學都應當包括在哲學之中；一種意見是只要科學而不要哲學；一種意見是把本質與現象割裂開來而主張平分秋色，使科學與哲學各得其所，互不相擾。第三，在各門科學有了相當發展以後，出現了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的条件，即由於科學的發展，在客觀上一方面哲學已在事實上不可能再包括各門具體科學了，而另一方面科學的發展为了不致形成一盘散沙又要求對各門科學進行總結和概括。這就是人類對於科學與哲學的關係的正確認識的時代。只有到了這時，人們才進入把哲學看成是各門科學的總結，把哲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正確地認識為一般與個別的關係、或普遍真理與特殊真理的關係的時代。

正确地認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馬克思与恩格斯創立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已經基本上解决了。辯証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辯証法——科学的哲学——本质上就是这一种認識的結果和表現。但是对这一問題的完全的解决，把这种認識彻底地貫徹于科学認識的实际中去，并为人們普遍地接受下来，这还没有作得很好。彻底貫徹这一見解到整个科学研究当中去，这本身也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我們今天就是处在这一过程中。無論任何时候，我們都不能够說：我們現在所达到的科学認識已是最后的認識和認識的最后界限了。但是我們任何时候却总要尽力爭取使我們的科学認識不要落后于社会实践，尤其是不要太落后于社会实践。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已經基本上建設起来了，就应当着手建設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科学。在这时把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貫徹到一切科学中去，不仅是絕對必須的，而且是絕對可能的。因此，我們就决不能停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那些科学部門上面，我們的任务是既要运用馬克思主义去改造其他一切科学，同时也要創造性的发展和丰富馬克思主义理論本身。既然要丰富和推进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們就应当在馬克思与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上，进一步完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創立工作；也应当在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和由列宁、斯大林、毛澤东等所发展的階級斗争理論的基础上，完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的創立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当然，这是我們在建設社会主义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途程中，在科学方面的长期任务，决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但是我們現在能做

的、有条件做并且必须做的,那就应该适时的做。例如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對象明确起来、把历史唯物主义从科学的哲学中分化出去,这就是在今天能够做到的,并且是应该做到的。

根据我们的认识,就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学来说,即使历史唯物主义分化出去了,也还不是哲学分化的最后的完成。日丹諾夫在談到哲学的这种变化时会說:“哲学发展的特点就在于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和科学的科学知識的发展,从哲学中逐渐分化出各种实证科学。因此,由于各种实证科学底发展,哲学的范围不断地縮小了(順便說一句,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結)。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縛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①日丹諾夫同志在这里順便所說的,在我们看来对于理解科学的发展却是有极重要意义的一句话。哲学在将来还会分化。就今天能够看到的情况来说,譬如認識論和范畴将来就必然会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科学。

关于認識論的問題,虽然在古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真正深入的研究却是和資本主义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認識論的問題,从来是包括在哲学中被当作哲学問題看待的。这是因为它和哲学根本問題直接联系着。現在的認識論,除了它和哲学根本問題相联的部分以外,它自身的内容还是相当貧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 頁。

乏的,因为关于認識論問題的研究,是和对人的意識发展的各方面情况的研究分不开的。認識論将来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实証的科学,成为如列宁所說的,研究認識之起源与发展問題的科学。但这必須經過大大的发展,即需要在心理学(包括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及一般心理学等)、感官生理学以及关于人类語言科学等基础科学相当发展的基础上,使認識論的内容大大充实以后,才能形成单独的实証科学。关于范畴的問題,現在大多是附在唯物辯証法中講的,实际上,关于这一部分还有其他許多問題應該研究。范畴是最大的和比較大的科学概念。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种是作为各門科学基本内容的、由各門科学专门研究的一套范畴和概念;一种是为所有一切科学部門,包括哲学在內共同使用的、作为科学認識工具的范围。这后一种范围作为認識的工具,当然也还是認識的产物,即从許多个別的具体对象的認識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但由于它是普遍性最大的概念,因而就成为不論認識任何对象都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于这些范围,也从来是放在哲学中进行研究的。但在它充分发展了以后,也将会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門,形成一門介乎認識論和邏輯学之間的科学。邏輯学是研究人們如何正确运用思惟形式的規律的科学,認識論是研究人的認識之发展規律的科学,而范围这一部分則可以形成为研究人类在理性認識中普遍使用的那些概念的涵义、内容、实质,以及这些概念彼此之間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特别是对立或矛盾概念或范围之間相互关系問題的科学。所以在人类理性認識这个領域內,認識論(認識論不局限于研究理性認識)、范围和邏輯都是普遍应用的,如同邏輯是任何理論活

动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一样，范畴也是任何科学包括哲学所不能不使用的工具。

認識論和范畴的分化問題，这里只是附带提及的。現在它們尚不能形成独立的科学，因而我們也并不主張現在就分化。我們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为我們認為这两部分就其对象的实质来看，都是属于認識領域內的問題，它們共同的特点（包括邏輯在內）是：只是在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上和哲学相联，并被吸收到哲学中去；它們有各自的具体內容，这些具体的內容并不能全部的包括在哲学之中；而且从这两个部分对象的理論表現上看，它們也和辯証法与唯物主义之間的关系（本质和規律的关系）根本不同，它們和辯証唯物主义的关系乃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們是作为个别的認識在其一般的意义上被统一到哲学中去的，这一点也表現在它們的名称上，前者叫“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后者叫“唯物辯証法的范畴”。我們現在提出這一問題，也是由于我們認為能够事先看到科学发展的未来前景，对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所以，重复說一句，我們决不主張認識論和范畴現在就分化出去，我們認為它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問題还有不同，即或有人不同意我們提出的認識論和范畴将要分化的主張，我們也不預备去进行爭論。但对历史唯物主义來說，分化却已完全成熟了，因而是既不容怀疑也不容推迟的了。

上面就是关于科学分化問題的認識的一点补充。

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变成一門独立的科学，即科学的社会学，这从科学內容之間的內在联系來說也是完

全必然的。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来说，它所研究的并不是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的普遍规律，而只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因而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作为各门科学的总结的哲学的地位上，就是显然不适当的。从科学的关系来看亦是如此。哲学是认识任何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因而它对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指导的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本身却并不起指导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那么有什么根据把它硬填在哲学的框子中呢？就这一意义来说，它也和认识论、范畴甚至逻辑不同，后者在指导科学研究上尚带有普遍性，因而在它的特殊内容未充分发展起来以前，暂时留在哲学中，既不会影响到哲学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却并不如此，它仅仅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中的地位，应当只和例如指导各门具体生物科学发展的普通生物学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指导生物学的发展，正如生物学不能指导物理学的发展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的同志责备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不把它看成哲学，就是“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不但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当摆在哲学之中，而且还应当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想在各门自然科学之上，象在各门社会科学之上有个社会学一样，再构造一个自然哲学的想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方法论，而既然在哲学下面，有一个作为社会科学具体方法论的社会学，那么就应

当再有一个作为各門自然科学方法論的自然哲学^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現象的一般发展規律(并与此相适应的，还应当有一个与形式邏輯相对立的辯証邏輯处于与上述二者平列的地位)。

这种意見的錯誤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們决不能把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以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看作是完全并列存在的关系，或把它們看成相互排斥完全对立的。社会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現象，只有在自然发展到具备了适当条件而产生了社会之后，才有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对立以及相互作用。因而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在他們使用自然界、自然观这样的字眼时，是有着两种不同的用法的。对于自然，有时把它当作与人类社会相对立的部分作狭义的了解，有时又把它看作包含了社会在内的与宇宙等同的概念；自然观也同样，并且在更多的場合是在等同于宇宙观的广义上来使用的。把自然看作是社会产生的基础、把社会看作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对于了解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說，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沒有社会就已有了自然，反过来沒有自然，却不会有社会；而自然

① 这里所說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辯証法有区别。自然辯証法是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問題的研究，而自然哲学則是具有特殊对象(自然的发展規律)类似現今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們觉得从本質上看，把这种自然哲学叫作“自然学”是更为明确的。应当說明，現今一般著作中也有很多把这門科学叫作“自然辯証法”甚至“自然科学中的哲学問題”，然而就他們对它的理解来看，却又不是上述的自然辯証法問題，而在实質上仍是“自然学”。

的辯証法和社會的辯証法的关系則是：社會的辯証法是在自然辯証法的发展中出現的，沒有自然辯証法，社會的辯証法不能存在，而沒有社會的辯証法，自然的唯物辯証法却仍然是存在的。社會之存在與否的問題，只是关于客觀世界的辯証法之能否被人認識的問題，即自然能否在自身的发展中認識自己的辯証法的問題，而并不是它的辯証法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沒有社會，作为完整的辯証法——宇宙的发展規律却早就在自然中存在着了。因此，我們就決不能設想，在社會学之外，再单就自然領域概括出一个研究自然界各种現象的普遍发展規律的自然哲学，这个規律既不是哲学的規律，又不是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的規律，而只是和社會規律并列的所謂“自然界”的規律。

我們并不否認科学之間的并列关系。科学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并列关系，一种是隶属关系。而任何并列关系必然首先是以隶属关系为基础的；只有隶属关系才是科学的本质关系；絕對的并列关系并不存在。大家都同意列宁所引証的黑格尔的一句話，即科学是圓中之圓的這一句話，認為這句話說得非常妙。当然黑格尔所談的科学是圓中之圓与列宁所贊成的还有根本上的不同。黑格尔的圓是以絕對精神为基础的，而列宁贊成的圓应当以自然为基础。但經過列宁唯物主义改造以后的黑格尔的這句話却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了科学之間的本質关系。科学之間正是一个圓套一个圓的关系，如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惟科学，那么这三者就只能是相互重叠的三个圓，而不是并排的三个圓。所以是这样，因为自然、社会和思惟这三者就不是純粹并列的关系，而是在自然中

包括着社会，社会中包括着思惟。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对狭义的自然說，它虽不是自然观，但如就广义的自然說，它也就是我們的自然观。正是这一点才能表明下述的关系：世界不是由自然、社会、思惟等几块东西凑成的整体；科学的哲学也不可能是由自然观、社会观、思惟观等凑集起来的体系。

进一步說，自然哲学之所以不可能成立，不单是由于上述的自然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决定的，即使把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把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种所謂“自然学”的規律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們知道社会这个概念和自然的概念虽是并列相对的两个概念，其性质却大大不同。社会的概念反映着与自然相对立的一个独立领域，而这一领域的现象却不过是物质运动一种形式——物质运动的高级复杂的社會形式——的表现。然而如前面所分析的，自然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在自然界中包括的不是一个运动形式（自然界本身也不构成一种特殊的基本运动形式），而是包括着几个基本的运动形式，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之間，正如自然和社会之間的关系，即自然界的各运动形式和社会运动形式之間的关系一样，它們有着各不相同的性质，它們之間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因此，我們能够从社会领域作为一个統一整体的各种现象中，概括出它的社会学規律，从而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科学来，而决不可能从与社会相对的自然界的各种不同现象中概括出“自然学”的規律，从而成立自然哲学这门科学。如果一定要去进行概括，那么从这些不同质的运动形式中概括出来的，除了哲学的規律和各不相同的具体的科学規律以外，决不可能是既与具体科学的規律不同又与哲学規律不同的类似社会学

規律的“自然學”規律(當然,除上述兩種規律外,尚有各門科學之間以及各門科學和哲學之間的過渡問題和聯繫問題)。

所以,企圖在哲學的下面,與社會學相對的設計出一個自然哲學來(或者看成哲學的一部分,或者看成獨立科學,都一樣),這不能不說是主觀主義的毫無科學根據的想法。

至於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有些人曾把這一本書作為他們上述觀點的根據,認為這就是自然學、或叫自然哲學的基礎),不過是恩格斯對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這和所謂自然哲學完全是兩回事,並不足以作為成立自然哲學這門科學的根據。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並沒有談到要成立一門自然哲學的問題。相反的,恩格斯卻曾經幾次強調過必須把自然哲學從哲學中驅逐出去的問題。恩格斯從1873年開始就計劃要寫一部自然辯證法的書,這是因為,當時在自然科學家中間形而上學的观点還非常流行,自然科學本身的发展雖然已經突破了形而上學,自然科學家却還不能辯證地思惟。恩格斯計劃寫“自然辯證法”的目的,就是想要通過對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問題的研究,一方面概括自然科學发展中的最新成就,從而豐富唯物辯證法哲學,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辯證法的基本思想真正徹底的並具體的貫徹到自然科學中去,以推動自然科學更迅速的发展。恩格斯自己也曾表達過这样的思想:“自然科學家滿足於旧形而上學的殘渣,使哲學還得以苟延殘喘。只有自然科學和历史科學採納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渣滓——除了關於思惟的純粹理論——才會變成多余的东西,才會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①自然科學中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3頁。

是包含有許多哲學問題的，正如社會科學中（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在內）也包含有許多哲學問題一樣。對於這些問題必須加以研究，不僅今天要研究，將來也永遠要研究。並且，我們還可以作這樣的斷言，這種研究隨着科學和哲學的發展，必然會日益發展，甚至能夠發展成為獨立的科學。但是，我們所以認為它不能成為如歷史唯物主義一樣的自然學，是因為，這種研究的內容在性質上與社會學不同，而在根本上只能是屬於類似生物化學或化學物理一樣的邊緣科學。例如，所謂社會學的問題，即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問題、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是屬於帶獨立性的專門性問題，而如在生物發展中飛躍的形式一類的問題，和社會學問題的性質就有顯著的不同，它是屬於兩個不同科學領域之間的過渡性的邊緣問題，而研究這些問題的目的，也只是在於：一方面從自然科學的發展中概括其最新成就以豐富哲學，另一方面從哲學的角度幫助解決某些科學問題，推動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並不反對哲學家必須研究歷史、研究自然科學，也不反對在哲學中包括對於歷史領域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甚至不反對把這種研究看成是哲學的部門，但是這種研究既然不能構成某種特殊的規律，那就不能把它們和歷史唯物主義完全等同起來；而歷史唯物主義既然具有自己獨特的特殊對象，那也就和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不同，它應當成為特殊的獨立科學。因此，即使在歷史唯物主義獨立出去以後，也並不取消哲學對歷史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哲學仍然應當研究歷史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但這種研究的性質以及它的內容都不同於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學）。

* * *

目前人們对于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問題，还存在有許多模糊不清的認識，这种認識上的模糊不清，也同样表現在关于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上面。

譬如关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目前流行的这样的定义，我們認為就是不正确的：認為辯証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認識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随时随地起作用的)客觀規律，并給客觀世界的各种現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釋”的科学；認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規律的科学(有的也加上了并給予唯物主义解釋的一句)，或者說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和动力的科学。

首先，为一門科学下定义，誰都知道，这就是要揭示出这門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划定这門科学所研究的問題的范圍，指出这門科学的本质来。如上面所举的关于辯証唯物主义的定义，用“給……以……解釋”的方式，用“……解釋”作为一門科学的本质，这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定义的主观主义性质。作为一門科学的定义，它应当是該科学的对象的精确反映。至于所謂“……解釋”，乃是属于“观点”一类的东西，是对象本质在意識的反映过程中取得的東西。譬如唯物主义的解釋(观点)，这就是我們对于客觀世界性质和本质認識的結果。观点对科学研究來說，它是研究的結果而不是研究的前提。只有当研究中获得了某种观点，而在进一步解釋某些新的現象时它才能成为認識所必須遵循的原則。我們决不是在認識世界之前先抱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和唯物主义相反的哲学家來說，就是預先

抱着唯心主义观点),把这种观点套给世界,或“解释”世界,而形成我们的哲学的,所以对于具体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方法来应用,可以说是给予唯物主义的解释,而对辩证唯物主义自身使用这样的说法,就使人不可理解了。显然这种说法乃是从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借用来套在定义上的。斯大林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①斯大林的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在这里不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下定义,而是在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这个世界观何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但把这一说法套用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定义上面,就完全不正确了。

有人曾对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定义作过这样的解释,认为单单是前半句,即“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社会 and 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仅仅表现出了辩证法的对象,它并没有体现出唯物主义的对象,因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定义就是不完全的,必须加上“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才是完整的定义。这里不去谈这前后两个半句在形式上的不伦不类(前半句揭示的是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后半句用以补充的却又是主观的观点),而只想从内容上谈谈本质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6 页。

与规律的关系。

这里提出的問題，涉及了科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問題，明确了科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关于辯証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也就容易清楚了。

任何科学研究一定的对象，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出这个对象内部的各种关系，也就是要揭露这个对象的性质、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除了最大的对象和在当前認識中属于最小的对象，这种最大的对象沒有外部关系，最小的对象尚不能認識它的内部关系（即中国古語所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此外，任何科学研究的都是現象的内部关系，即内部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即与外部对象相互作用的规律。当然也有一类专以兩門科学对象之間的关系为对象的所謂边缘科学，但这也不过是研究两个对象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规律而已。这就是对任何科学的研究对象的一般規定。更具体些說，科学就是研究事物的性质、本质和规律的。对象的性质、本质、规律都存在于事物的关系中，主要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关系中。所謂性质，是指对象的各个主要方面的关系，或各种主要关系，也就是对象的特征、特点或属性。而一个对象的本质，則是貫穿在事物各种主要关系及全部内在关系中的最基本关系的主导方面。例如物质与意識这一世界内部基本关系的主导方面物质，就是世界的本质。至于对象的规律，这是指对象的全部关系以及这全部关系的发展过程。对象内部的基本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构成对象的基本发展规律，对象内部各种主要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构成对象的各种主要发展规律。

这就是說，事物的性质、本质与规律乃是在統一中存在

的。本質并不存在于事物的性質之外，本質也就是事物基本的性質，是貫穿在各種特性中的基本性質。而所有的性質包括本質在內，同時也是存在于發展過程之中的。因此，當我們說某個對象的發展規律時，在這規律中就潛存着事物的性質和本質。反之，當說到對象的性質和本質時，同樣潛存的含有了它的發展規律。正如同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時，事實上就已潛在的包含了辯證法，而講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時，也不能不潛在的含有了唯物主義的觀點。因此，在規定科學研究對象的簡明定義中，通常就不必要列舉三項；不特意在定義中指出本質來，并不等于科學只研究對象的規律而不研究對象的本質。例如，當我們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產關係發展規律的科學、或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的科學時，其中當然包含着對各個生產關係本質的研究。其他科學的定義中，都是只講規律而并不單列出本質來，也是因為這個道理。

所以，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定義中，列出本質與不列出本質並沒有原則的區分。單單講到規律，并不等于沒有包括唯物主義的對象。當然列出本質來，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為了表明本質特別加上“給……以唯物主義的解釋”一句，就顯然不通了。

此外，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定義中，也有一個突出的毛病常為人們所忽略。這就是，給科學下定義時，隨意到處使用“普遍”和“一般”的字樣。我們知道任何普遍或一般，都只是相對於特殊或個別來說的，如果離開了特殊或個別，普遍或一般就成為空洞的、不可理解的和無所指的一般了。因此，在給一門科學

下定义时，假如不是列举个别对象，而是对象的整体，那就不宜于对规律使用普遍或一般的字样。因为对象作为整体来说，在它范围以内的规律，只能是个别与一般统一的具体规律。这个具体规律作为该对象的基本规律，只有相对于该对象的个别部分才是一般的规律。例如，我们说哲学的规律是最一般的规律，这只有对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或对世界的各个部分来说才有意义。对于社会学也同样如此。我们只能说社会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或各个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却不能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因为前者把社会分析成个别的现象，贯穿在这些个别对象中的规律自然是一般的规律；而后者则是把社会视为整体的，社会内部的基本规律，从一个整体去看就不是一般的而是具体的了。如果硬要从“社会”去找一般规律，不是不可以的，但存在于社会（作为个体来看）中的一般是什么呢？这不会是社会学的一般而必然是哲学的一般了。我们应当辩证的去了解一般和个别，只有这样才是具体的了解。特别是在科学定义中，如果抽象的说一般，那就会变成形而上学的绝对一般了。

至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中，除了规律以外还要加上“动力”二字，这更是没有必要了。难道辩证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动力不是规律、不包括在规律之中吗？这样的定义不仅是节外生枝，并且是一种混乱。

总结上面的认识，我们认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定义，可以有下面几种说法：第一，哲学（指真正科学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宇宙的性质（包括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第二，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的（即共

同的、一般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第三,哲學是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的科學;第四,哲學是研究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最為一般的發展規律的科學;第五,哲學是研究物質運動和思維活動發展規律的科學;等等。在認識論這一部分尚未獨立出去以前,也可以這樣來規定哲學的定義:哲學是研究宇宙及其認識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所有這些定義,都可以認為是正確的。

對於社會學的定義,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第一,歷史唯物主義(即科學的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第二,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性質(或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第三,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各種現象(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的普遍發展規律的科學;第四,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各社會形態的一般發展規律的科學;第五,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規律的科學;等等。所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

上面這些定義,並不是對哲學和社會學的幾種不同的定義,而只是關於哲學和社會學的定義的幾種不同形式。上述各個定義的說法雖然各不相同,它們的實質卻是一個。對於一門科學,允許有幾種甚至很多種各不相同的定義,可以是每一定義只揭示它的某一個別方面的性質。但是關於科學基本實質的定義,卻又只能有一個,而這同一定義又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當然為了簡便與劃一起見,統一使用其中的一個定義形式也是必要的。根據上面所提出的各個定義,我們可以只用這樣一個定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

义)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科学。

* * *

科学的分化,反映着事物的发展。在新事物尚未发展成熟时,它被蕴育在旧事物中,并且构成旧事物的一个部分。但是当它发展到已具有足以自立的内容并且达到了相当大的分量、甚至和包括它的旧事物的分量几乎相等时,它就会很自然的分化出去。这正如当着儿子已自立成家又生儿养女之时,家庭的分立就成为自然的事一样。在这个必须分化的时机,如果仍然使它包括在旧事物内部,就不但不会帮助它发展,反而会妨害它的发展。

过早的分化,或过晚的分化,这会造成先天不足或使新事物的发展受到窒息,因而总是弊多利少的。当然根本就不准许已成熟的新事物分化,这就只能有弊而不会有什么好处。至于到了条件成熟时让它自然地分化出去,这无论对它自己或对别的事物都只能有好处而不会有什么害处。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已到了分化的时机,不应当再迟疑了。这和认识论与范畴这两部分完全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是不仅符合它自身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哲学发展的需要,因此,它的分化将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它的分化的好处,用不着作详细的分析,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关于它不分化的坏处,更不准备去分析,因为分化好处的反面就是它不分化的坏处,这里只是把这一问题极扼要地提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我們認為，第一，这种分化首先就可以在形式上完成了科学社会学的建立，从而能够造成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門科学得到充分完滿的发展；并且也会消灭資产階級認為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沒有社会学的污蔑，扫清我們自己的某些同志对社会学的虛无主义观点。第二，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能够更加促进各門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它們的真正科学化，以及有力的与資产階級的各种社会理論进行斗争。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并不是減輕或降低了它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样正是加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作用。應該看到，这是坚持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促使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决定的有效的步驟。这方面的理論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想仅举一个簡單的事例作为說明。例如在大学里，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社会科学各系的基础課程，这一点过去就沒有認識到，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分化出来，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就可以在形式上达到这种認識。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文科学各系业务的关系，比起辯証唯物主义与人文科学各系业务的关系来，是更为直接的和密切的。譬如历史系就是如此，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历史資料的整理就会象沒有灵魂一样，所以在历史系不把這門課放在重要的地位，就是錯誤的了。至于那些担心把历史唯物主义分化出去，哲学的範圍就狹窄了，因而会造成人們只学辯証唯物主义而不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他們只看到了問題的形式方面，而完全忽略了問題的实质方面。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中划分出去，这并不等于說，以前学哲学同时也学历史唯物

主义，将来就可以只学哲学不学历史唯物主义了。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划分出来以后，是否自然科学各系的学生就不需要学习了呢？不是这样的。学自然科学的人，必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和处理任何事情、研究任何科学、以及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锻炼都是分不开的，因此能够学的人，必需要学习它。而历史唯物主义呢？由于它是社会学，是观察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论，其中也包含着人生观，所以也应该说，只要是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学习它。历史唯物主义划分出去以后，决不会妨害人们对它的学习，反而是人们更好学习它的一个条件。

由于谈到了在大学里的课程安排问题，这里也不妨多谈几句。如果拿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对于自然科学各系的关系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关系是更密切的。因为它不但要阐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的关系，同时也要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促进学生在研究自然科学专业时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一切人也都还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强调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政治经济学是完全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从学校不能把有关学习一门科学所必需连带具备的知识都列为课程来看，从各个学校尤其是大学里课程表上的课程只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其他虽未列入课程中但也是重要的应该学习的一点来说，政治经济学在将来倒可以不必一定列在自然科学各系的课程里面，特别是只要真正详细的学习过了历史

唯物主义，学生就完全有条件自己去看政治经济学的书。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就永远是人人都必须着重学习的。这就是说，对自然科学各系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比政治经济学更基本的课程，如果要在自然科学各系精简课程，能够去掉政治经济学也不应当去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自然科学各系的学生不但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还特别应当知道和它专业有直接关系的部门经济学，而这样的课程却从来也没有开过，因此，不列在课程中的东西，并不是不应当学习的东西。

第四，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分化以后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反过来它也就必然会再促进哲学的发展。

最后，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促使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阐明的更加深刻、透彻，那么这就必然会更加加强它与社会实际斗争的联系和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导作用。我们党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制订的各种政策，都是首先以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得愈确切、深刻，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时也就越正确、越符合实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反之，在制订或执行政策中的任何偏差，也首先是和对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能够很好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就在根本上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社会的根本武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认识和掌握社会生活各种规律、更好地处理社会生活问题的更直接的武器。历史唯物主义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具体化了，例如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就具体化为劳动生产观点、经济基础观点、阶级观点、人民群众观点等等；哲学上的辩证法就具体化为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辩证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人民群众与个人的辩证法等等。我们直接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这些规律，就可以更直接的指导我们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独立以后，它的内容还要更充实，研究在过去了解不多或了解不具体的那些规律，例如，关于原始社会的发展的了解就是不够具体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研究还刚开始，而对由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规律，过去也研究的很不够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毫无疑问会直接起到更加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化发展，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发展的意义，实是不可估量的。

1957年6月20日完稿